

# 當焦點重音遇到核心重音—— 以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為例\*

汪昌松 靳璋\*\*

北京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 摘 要

本文以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為研究對象，從 NP 複雜度對該結構合法與否所產生的影響出發來考察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之交互作用。我們提出該結構中的「什麼」是一個低位焦點詞，它區別於以「別、不要、不、只」為代表的高位焦點詞。低位焦點詞帶弱焦點重音，高位焦點詞帶強焦點重音。低位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較弱，需與承載核心重音的 NP 一起重新分析，從而對 NP 複雜度產生限制；高位焦點重音較強，可直接抑制核心重音，無需與 NP 重新分析。此外，我們探討作用於語音層面的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低位焦點重音及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及可能的解脫機制。

**關鍵詞：**V 什麼 NP，高位焦點（重音），低位焦點（重音），核心重音，對比焦點（重音）

---

\* 本文的寫作源自於馮勝利教授的啟發和鼓勵。本文相關內容在「漢語韻律句法前沿問題國際圓桌論壇」（2017年5月27-28日，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韻律語法研究國際研討會」（2017年6月3-4日，河南大學）、「第二屆句法製圖國際研討會」（2017年10月28-29日，北京語言大學）、「第五屆韻律語法研究國際研討會」（2018年7月14-15日，復旦大學）彙報過，感謝與會專家學者的批評與指正，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蔡維天、馮勝利、鄭禮珊、端木三、李果、劉麗媛、潘海華、潘俊楠、時秀娟、司富珍、王蓓、徐淑英、楊中玉、Waltraud Paul 等諸位先生。審查人和學報編輯也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在此深表感謝。文中疏漏之處，皆由作者承擔。本研究受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7BYY157）和北京理工大學2019年度基礎研究專項計畫資助，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swang@bit.edu.cn（汪）；verachinbeijing@kimo.com（靳）

## 一、問題的提出

汪昌松 (2017) 討論漢語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V/NP)」結構 (如 (1a, b)) 中的兩個語法限制, 兩者都與及物動詞 V 的賓語 NP 相關: 第一是 V 與常規賓語 NP 的共現限制, 即不能出現「V 什麼 V NP」的形式, 如 (1c) 所示; 第二是當 NP 出現時它的內部結構是受限的, 不能太複雜, 如 (2) 所示。(2a) 的「蘋果」是光桿名詞 (bare noun); (2b) 的「蘋果」受簡單的修飾語「紅富士」修飾, 兩句都合法。汪文將 (2a, b) 的「蘋果、紅富士蘋果」分析為 NP。在 (2c) 中「蘋果」受定語從句「張三買的」修飾, 此句的合法度明顯降低, 但並非完全不可接受。汪文認為 (2c) 中「張三買的蘋果」的句法結構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 NP, 另一種是限定詞短語 DP (determiner phrase)。值得注意的是, 當 (2c) 改為對比句 (2c') 時, 是可以接受的。然而, 當 NP 擴充 (project) 成數目短語 NumP (number phrase) 或 DP 時 (如 (2d)), 句子會變得不合法。類似地, 當 NP 擴充成並列短語 &P (conjunction phrase, Zhang 2009; 鄧思穎 2011), 由兩個 NP 構成時 (如 (2e)), 句子也不合法。

- (1) a. 你吃什麼蘋果?!  
 b. 你吃什麼吃?!  
 c. \*你吃什麼吃蘋果?! (汪昌松 2017: 79 (15))
- (2) a. 你吃什麼 [NP 蘋果]?!  
 b. 你吃什麼 [NP 紅富士 [NP 蘋果]]?!  
 c. ?你吃什麼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c'. 你吃什麼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你應當吃 [NP/DP [李四買的] [NP 蘋果]]!  
 d. \*你吃什麼 [NumP/DP 三/那個 [NP 蘋果]]?!  
 e. \*你吃什麼 [&P [NP 蘋果] 和 [NP 梨]]?! (改編自汪昌松 2017: 80 (16))

(2c, d, e) 中有關 NP 複雜度的限制不是由語意引起的, 因為若想表達類似語意, 可以用「別/不要」(汪昌松 2017), 如 (3c, d, e)。

- (3) a. 你別／不要吃 [NP 蘋果]！  
 b. 你別／不要吃 [NP[紅富士][NP 蘋果]]！  
 c. 你別／不要吃 [NP/DP[張三買的][NP 蘋果]]！  
 c' 你別／不要吃 [[張三買的][NP 蘋果]]！你應當吃 [[李四買的][NP 蘋果]]！  
 d. 你別／不要吃 [NumP/DP 三／那個 [NP 蘋果]]！  
 e. 你別／不要吃 [&P[NP 蘋果] 和 [NP 梨]]！（改編自汪昌松 2017：80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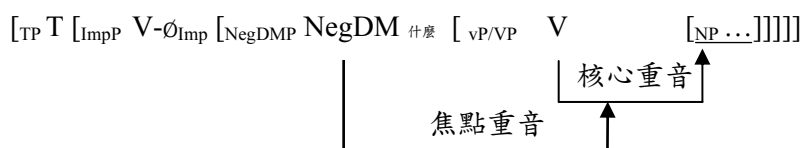
為什麼 (2) 中 NP 的內部結構不能太複雜？基於過往研究，汪昌松 (2017) 從韻律—句法介面的視角予以解釋。Tsai (2015b) 曾指出類似 (1, 2) 的句子存在否定道義模態意 (negative deontic modal, 簡稱 NegDM)，具有隱性的模態詞。由此，汪昌松將 (1, 2) 的「什麼」分析成否定道義模態詞，意為「不應該」，並論證該結構是一個祈使句。<sup>1</sup> 因為「什麼」是否定詞，而否定詞通常也具有焦點屬性 (呂叔湘 1985；Quirk et al. 1985：605-606；Partee 1993；Haegeman 1995)，故而汪昌松假設「什麼」也是一個焦點，並帶有焦點重音；與此同時，NP 受動詞 V 管轄，NP 會承載句子的核心重音 (Feng 2003；馮勝利 2013)。這樣該句既有焦點重音又有核心重音，如 (4) 所示。另外，Zubizarreta (1998)，馮勝利 (2000, 2013: 64, 130-131)，李豔惠、馮勝利 (2015) 等人曾論及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的抑制和調節作用。<sup>2</sup> Feng (2015, 2017) 運用製圖理論 (cartography approach)，將韻律結構與句法結構連接，指出核心重音 (nucleus stress) 作用於 VP 層，焦點重音 (focus stress) 作用於 TP 層，而語調 (intonation) 作用於 CP 層，三者各有其運作機制，但也存在交互關係。基於上述研究，汪昌松 (2017) 假設「什麼」帶有的焦點重音較弱，不能直接抑制核心重音，故而需要採取一些新的句法韻律手段來補救 (Chomsky 1970；Jackendoff 1972；Cinque 1993；Zubizarreta 1998；馮勝利 2013；Samek-Lodovici 2015)。汪昌松提出「什麼」必須與 NP 經歷重新分析 (reanalysis)，從而一起接受「什麼」所負載的焦點重音，如此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之間的矛盾便以妥協的方式予以解決。值得注意的是，重新分析假設可以解釋第一個語法限制，即不允許出現「V 什麼 V NP」的形式，乃因「什麼」與 NP

<sup>1</sup> Cheng (1991) 與汪昌松的分析不同，Cheng 認為「什麼」是變量，受不同的算子 (operator) 約束而派生出不同的語意。楊洋、蔡維天 (2019) 也沿用此說。

<sup>2</sup> 關於核心重音與焦點重音的交互作用，文獻中有諸多討論，如 Halliday (1967a)，Chomsky (1970)，Jackendoff (1972)，Zubizarreta (1998)，馮勝利 (2000, 2013)，Reinhart (2006)，李豔惠、馮勝利 (2015)，Bürning (2016)，汪昌松 (2017: 87-90) 等。另見本文五 (三) 節的討論。

之間的 V 如果在複製 (copy) 後仍不刪去 (如 (1c))，V 就會阻礙「什麼」與 NP 之間的重新分析，導致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而使得句子不合法。

(4)



有趣的是，重新分析假設還可用來解釋該類結構中的第二個語法限制，即為什麼「V 什麼 NP」中的 NP 不能太複雜，如 (2c, d, e)。這是因為重新分析的目的是把兩個不同的語法成分組合成一個新的語法成分，如果 NP 擴充成 DP/NumP/ &P，勢必會增加「什麼」與其進行重新分析的難度，造成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的矛盾無法調和而使得句子不合法。

在進入正題前，首先介紹本文採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本文討論的核心重音即文獻中常提到的信息焦點 (information focus, Halliday 1967a, b; Kiss 1998; Xu 1999) 或自然焦點 (劉丹青、徐烈炯 1998; 玄玥 2007)，是指在沒有結構焦點或對比焦點情況下句子的自然重音 (Jackendoff 1972; Cinque 1993; Zubizarreta 1998, 2016; Feng 2003)。本文的核心重音採用 Feng (2003: 1091) 和馮勝利 (2013) 基於漢語提出的「管約式核心重音」(government-based nucleus stress)：簡單地說，動詞對其賓語具有支配作用，一般會給賓語指派核心重音。

本文的焦點重音既包括「結構焦點重音」，也包括「對比焦點重音」(馮勝利 2013: 63-64)，前者如「他也喜歡語言學」，運用句法結構來為焦點重音提供線索；後者如「我喜歡他。(不是恨他)」，其中「喜歡」不是通過句法操作，而是直接在語音層面賦予其句子重音 (Jackendoff 1972: 242-245; Halliday 1967a, b; Chomsky 1970: 99-100; Shyu 1995: 69; Krifka & Musan 2012: 34-35; 馮勝利 2013)。本文討論的「對比焦點」屬於狹義對比焦點，指無需移位，只運用語音手段使句中某成分得到凸顯的焦點 (Molnár 2006)，它等同於文獻中的詞彙焦點 (lexical stress)。另外，若按 Rooth (1992, 2016) 的分析，焦點敏感詞 (focus sensitive operator) (如「只」(only)) 也可以觸發備選項，其關聯焦點與備選項之間也存在對比關係 (Halliday 1967a; 劉丹青、徐烈炯 1998; Katz & Selkirk 2011;

Rizzi & Bocci 2017: 15-17)。若從這角度來看，這些由焦點敏感詞構成的焦點句也可以納入到廣義對比焦點中。<sup>3</sup> 本文將這類由焦點敏感詞所構成的焦點稱為結構焦點，以將其從廣義對比焦點中分離出來。本文討論的結構焦點重音是從句法角度來定義的，它源自於焦點短語 Foc(us)P (Shyu 1995; Rizzi 1997; Kiss 1998; Tsai 2014; Rizzi & Bocci 2017)，該短語有一個功能核心詞 Foc。本文討論的結構焦點包括但不限於 Kiss (1998) 的辨別性焦點 (identificational focus)，因為我們討論的有些結構焦點並不是窮盡的 (exhaustive)。按照 Kiss 一文，「甚至」(even) 因為沒有表達窮盡性，不能構成辨別性焦點短語，而在本文中它可構成結構焦點短語。與語意學上「焦點敏感詞」(Partee 1993; Hole 2004) 稱謂有所不同，本文假定焦點敏感詞（如「只」）與「什麼」一樣，在句法上都引領一個焦點短語 FocP。<sup>4</sup> 為了便於行文，我們將這些詞統稱為「焦點詞」。

根據先前文獻 (Chomsky 1970; Jackendoff 1972)，句子的焦點會承載句子的最強重音 (strongest stress)。基於此，汪昌松 (2017) 假設焦點詞「什麼」本身就帶有焦點重音，本文沿用此說，據此做進一步探討。

## 二、問題的問題

如果將 (2) 的「什麼」看成焦點詞，(3) 的「別／不要」和 (5) 的「不」理應也視作焦點詞，因為它們也表否定意，觸發一個否定焦點 (Jackendoff 1972: 254-256; 呂叔湘 1985: 246-247; 徐杰、李英哲 1993: 85; Haegeman 1995: 122)，應當也會攜帶焦點重音。如果它們和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一樣，也要求與

<sup>3</sup> 學界對對比焦點的界定並不完全一致，如 Lambrecht (1994: 289-290) 認為沒必要將對比焦點看成一個獨立的語法概念，對比意可從特定的會話語境中推演而來；劉丹青、徐烈炯 (1998) 和 Hole (2012: 48-49) 將「是……」字強調句也看成對比焦點句。以 [+突出] 和 [+對比] 兩對功能特徵為參數，劉丹青、徐烈炯將焦點分為三類：自然焦點、對比焦點、話題焦點。按此分類，結構焦點也被納入對比焦點中。Kiss (1998) 詳細論證了信息焦點與辨別性焦點的差異：前者無預設，後者有預設，且是窮盡的。辨別性焦點有時也被稱為對比焦點，其典型代表是分裂型強調句 (cleft sentences)。Belletti (2004) 提出義大利語中承載對比焦點的成分會移位到 TP 之下、VP 之上的低位焦點內 (如例 (8))，但 Samek-Lodovici (2015) 卻論證此時的對比焦點是在位 (in-situ) 的，其自身無需移位，需移位的是句中的其他成分。Molnár (2006) 將對比 (contrast) 分為語音上的對比 (I-Kontrast) 和句法上的對比 (S-Kontrast)，詳參註 25、26。

<sup>4</sup> 語意學視角下的焦點較複雜 (Kiss 1998: 247; Krifka & Musan 2012; Hole 2012)，也不是本文探討對象。本文主要從句法構造和詞彙 (狹義對比) 焦點重音兩個方面來界定焦點重音。

句中 NP 一起重新分析，就也會對 NP 的複雜度產生限制。問題是 (3) 與 (5) 的 NP 在複雜度上並無限制。此外，(6) 的「只」本身就是焦點詞，按照汪昌松 (2017) 的假設，應該也會攜帶焦點重音，但其 NP 在複雜度上也無限制。<sup>5</sup> 為什麼 (2) 與 (3, 5, 6) 在 NP 的複雜度限制上會存在差異？汪昌松 (2017: 96-97) 僅指出這個問題，並未進行深入討論。受 Zubizarreta (1998, 2010)，馮勝利 (2000, 2013)，Feng (2015, 2016, 2017)，李豔惠、馮勝利 (2015)，汪昌松 (2017) 等研究的啟發，本文繼續從韻律—句法介面來對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結構做深入探討。我們認為「什麼」與「別、不要、不、只」雖同為焦點詞，但因所處的結構位置不同，其所帶的焦點重音對 NP 所承載的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也會有所不同：「什麼」引領一個低位焦點短語，其攜帶的焦點重音比較弱，需與 NP 所帶核心重音相互妥協從而發生重新分析；而「別、不要、不、只」引領一個高位焦點短語，其所帶的焦點重音比較強，可以直接覆蓋 (override) NP 所帶的核心重音，因此「V 什麼 NP」結構中 NP 的複雜度會受到限制，如 (2c, d, e)，而由「別、不要、不、只」構成的句子卻無此限制，如 (3c, d, e) 和 (5, 6)。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低位焦點重音及核心重音都有抑制作用。本文安排如下：第三節討論高、低位焦點，第四節介紹高、低位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的交互作用，第五節討論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低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第六節為相關討論，第七節為結論。

- (5) a. 他不吃 [NP 西瓜]。  
 b. 他不吃 [NP 黃瓢 [NP 西瓜]]。  
 c. 他不吃 [NP/DP [我買的] [NP 西瓜]]。  
 d. 他不吃 [NumP/DP<sup>??</sup> 三 / 那個 [NP 西瓜]]。<sup>6</sup>  
 e. 他不吃 [&P [NP 蘋果] 和 [NP 梨]]。(改編自汪昌松 2017: 96-97 (53))
- (6) a. 他只吃 [NP 西瓜]。  
 b. 他只吃 [NP 黃瓢 [NP 西瓜]]。

<sup>5</sup> 本文討論的「只」不包括位於句首的「只/只有」，如 (i) 所示。根據蔡維天 (2015: 98-99, 102-103) 的研究，句首的「只/只有」字句在個別語法表現上（如阻斷效應 (intervention effect)）與句中的「只」字句有所不同。

(i) 只 (有) 這家店賣燒餅，別家店不賣。(蔡維天 2015: 98)

<sup>6</sup> 「他不吃三個西瓜」不好，可能是語意不匹配，而不是韻律限制所造成的。若將「不」改成「沒」，句子的接受度則會提高，如「?他沒吃三個西瓜」。

- c. 他只吃 [NP [我買的] [NP 西瓜]]。  
 d. 他只吃 [NumP/DP 三/那個 [NP 西瓜]]。  
 e. 他只吃 [&P [NP 蘋果] 和 [NP 梨]]。

### 三、高位焦點短語與低位焦點短語

假設汪昌松 (2017) 的重新分析假設是正確的話，我們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 (2) 與 (3, 5, 6) 在 NP 複雜度限制上會存在差異。我們認為這可能與這些詞所處的結構位置有關：「別、不要、不、只」投射一個高位焦點短語 (High Focus Phrase)，而「V 什麼 NP」中的「什麼」投射一個低位焦點短語 (Low Focus Phrase)。<sup>7</sup> 本文分析受 Belletti (2004)，Paul (2005)，Zubizarreta (2010)，Tsai (2015a) 等研究的啟發。以下為具體討論。

#### (一) 跨語言視角下的低位焦點短語

本文提到的高位焦點，等同於文獻中的焦點短語 FocP，一般認為它存在於屈折詞短語／時態短語／定式短語 (IP/TP/Fin IP) 之上 (Shyu 1995, 2014; Rizzi 1997; Belletti 2004)，如 (7) 所示。

- (7) Force... (Topic) ... (Focus) ...Fin IP (Rizzi 1997: 288)

與高位焦點相對，Belletti (2004) 考察日耳曼諸語言（如法語、義大利語）的動後主語 (postverbal subjects) 句，提出小句 (clause) 內也存在一個焦點短語，即低位焦點短語，它位於 vP/VP 之上，IP/TP 之下，如 (8)。在此基礎上，Zubizarreta (2010) 考察班圖語和義大利語中焦點及其韻律表現，進一步論證應當區分兩個焦點：低位焦點與高位焦點，排序如 (9) 所示。

- (8) [<sub>FocusP</sub> Foc [<sub>vP/VP</sub> v/V...]] (Belletti 2004: 25)  
 (9) [<sub>Spec</sub> [Foc [<sub>Spec</sub> [<sub>Infl</sub> [<sub>Spec</sub> [Foc [<sub>vP</sub> V...]]]]]] (Zubizarreta 2010: 135)

<sup>7</sup> 不同於汪昌松 (2017) 將「什麼」視為否定道義模態詞，楊洋、蔡維天 (2019) 在蔡維天 (2011) 的基礎上，提出該結構處於上層的念力算子 (force operator) 已由疑問轉為否定，進而對「什麼」起量化作用，配合隱性道義模態詞，產生「無論什麼原因都不應該 V」的語意和語用。

## (二) 漢語中的低位焦點短語與高位焦點短語

### 1. 相關現象介紹

在 Rizzi (1997) 和 Belletti (2004) 的基礎上，Paul (2005) 論證漢語也存在高、低位焦點短語之別，她提出「連」字短語 ('even' FocusP) 既可以引領高位焦點短語，位於 IP 之上，也可以引領低位焦點短語，位於 IP 之下，如 (10)，此處以 > 表示結構位置的高低。具體說來，(11a, b) 的「連」字短語分別是一個高位焦點短語和一個低位焦點短語。此外，Badan & Del Gobbo (2015) 運用一系列句法測試，進一步論證 (11b) 的「連」字短語是低位焦點短語。

(10) CP (force) > TopicP > 'even' FocusP > IP > inner TopicP > 'even' FocusP > vP  
(Paul 2005: 129)

(11) a. [<sub>FocP</sub> 連小孩 [<sub>IP</sub> 他 [<sub>VP</sub> 都打]]]。  
b. [<sub>IP</sub> 他 [連小孩 [<sub>VP</sub> 都打]]]。

Tsai (2015a: 16-19) 也提出漢語應當分為兩類焦點：內焦點 (inner focus) 和外焦點 (outer focus)。他認為可以從語意和句法兩方面來界定內外焦點：語意上，可以用表將來的時間副詞「明天」來界定，如 (12a, b) 所示。

(12) a. 我們明天豬肉吃，牛肉不吃。  
b. 我們豬肉明天吃，牛肉後天吃。 (Tsai 2015a: 16 (46, 47))

(12a) 的「豬肉」和「牛肉」既可以作有定 (definite) 解讀，指特定的「豬肉」或「牛肉」，也可以作無指 (non-specific) 解讀，指任意的「豬肉」或「牛肉」。與 (12a) 不同，(12b) 的「豬肉」和「牛肉」只能做定指 (specific) 解讀，而不能作無指解讀。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差異，Tsai (2015a) 認為乃因 (12b) 的賓語「豬肉／牛肉」移到了一個比「明天」更高的句法位置，從而阻斷了無指解讀。因為「明天」與 TP 相關，鑒於 (12a, b) 的語意，他提出 (12a) 的「豬肉」和「牛肉」的位置在 TP 之下，應為內焦點，而 (12b) 的「豬肉」和「牛肉」移到「明天」的前面，位於 TP 之上，應為外焦點。句法上，這兩類焦點句在接續代詞 (resumption pronoun) 能否回指上表現有所不同，如 (13a, b)。(13a) 中「阿 Q」位



於「明天」之上，此時「阿 Q」可以用接續代詞「他<sub>i</sub>」回指；(13b) 中「阿 Q」位於「明天」之下，它不可用接續代詞「他<sub>i</sub>」回指。為何會有這種差異？Tsai 認為乃因「阿 Q」在這兩句的句法位置不同：(13a) 中「阿 Q」是外焦點，也就是文獻中的話題焦點 (topic focus) (劉丹青、徐烈炯 1998；Krifka 2008)，該類焦點兼具話題的屬性，而話題一般是可以用接續代詞來回指的，故而 (13a) 的「他」可以回指；而 (13b) 是內焦點，並無話題特性，故而不可用接續代詞來回指。

- (13) a. 我阿 Q<sub>i</sub> 明天見得到 (他<sub>i</sub>)，小 D<sub>k</sub> 就見不到 (他<sub>k</sub>) 了。(外焦點)  
 b. 我明天阿 Q<sub>i</sub> 見得到 (\*他<sub>i</sub>)，小 D<sub>k</sub> 就見不到 (\*他<sub>k</sub>) 了。(內焦點)  
 (Tsai 2015a: 18 (51))

## 2. 漢語高、低位焦點詞的韻律表現

以上我們討論了漢語的低位(內)焦點短語和高位(外)焦點短語。問題是肯定詞能否看成焦點？呂叔湘 (1985: 246) 指出「否定句也常常有一個否定的焦點」。徐杰、李英哲 (1993) 指出否定與疑問都可能與焦點相關聯。Partee (1993) 從焦點三分結構出發，提出否定詞也可以被分析為一個「焦點敏感算子」，它與某個焦點成分相關聯。文獻 (林燾、王理嘉 1992；Xu 1999；Katz & Selkirk 2011) 指出重音的聲學特點體現在音高、時長、音強等方面，當某個音節被強調時，其音高範圍明顯擴大，同時伴有後續音節基頻驟降。蔡維天、李宗憲 (2016) 的韻律實驗也證實了這點，他們發現「只、是」會使其範圍內的詞組焦點化，其音高相較於非焦點時產生了音域擴大現象，詞組時長也有所增長，雖然音強沒有顯著變化。時秀娟 (2018) 的韻律實驗表明「不」字句 (如 (14)) 中的「不」表現出焦點的屬性。基於這些研究和汪昌松 (2017) 的分析，我們假設 (14, 15) 的「別、不要、不、只」和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都是焦點詞，帶有焦點重音。

- (14) 張中斌星期天不修收音機。 (時秀娟 2018: 87)  
 (15) a. 你別/不要吃蘋果。  
 b. 你只吃蘋果。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焦點詞雖然帶有焦點重音，但由於其自身的某些特性（如「V 什麼（V/NP）」中的「什麼」是虛詞，或者說是一個功能性成分），其自身並不一定能完全體現焦點的韻律特徵 (Jackendoff 1972; Selkirk 1984, 1996; Arregi 2016)，如 Chao (1968: 322) 指出「妳連字都不認得，還買什麼書？」中的「什麼」通常讀輕音。馬秋武 (2017: 51-54) 探討了焦點與焦點重音的錯位現象，指出普通話中的「輕聲字可以成為焦點，但不見得一定能夠承載焦點重音」，如「不是吃著，而是吃了」中的焦點重音沒有落在作為對比焦點的輕聲字「著／了」上，而是體現在輕聲前面的聲調音節「吃」上。此外，馮勝利 (2013: 131) 指出「先秦漢語有點像現代英語，真正帶有疑問詞的焦點反而不重」。從跨語言來看，根據 Arregi (2016: 200-202)<sup>8</sup> 和楊洋、蔡維天 (2019: 25)，<sup>9</sup> 確實存在一些可以承載焦點而自身不能攜帶焦點重音的情況。儘管如此，這些帶焦點重音的功能詞的焦點屬性都可通過其後語法成分的韻律特徵體現出來，它們的基頻一般會有顯著下降。<sup>10</sup>

以下我們從「什麼」與「別、不要、不、只」之間的共現限制來輔證高、低位焦點假設。

<sup>8</sup> Arregi (2016) 轉引 Lekeitio Basque 語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有的焦點並不能承載重音。通過對比，該句的焦點可以落到 Neure 'my' 上，可是 Neure 自身不能承載該焦點重音，焦點重音於是落到 Neure Lagunak 這個短語的最後一個音節上，如 (i) 所示。

(i) Neure Lagunák ekarri dau, (es scuriak)  
my friend.SG.ERG brought AUX not yours

'MY friend bought it, not yours.'

(改編自 Arregi 2016: 201 (33))

<sup>9</sup> 根據楊洋、蔡維天 (2019: 25) 的韻律實驗考察，與表疑問用法的「V 什麼？」中的 V 相比，表抱怨用法（即本文討論的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中 V 的平均音高更高，音域更寬，音強差值更大，該 V 應承載句子重音，體現出焦點屬性，而「什麼」的焦點屬性並不明顯。這對汪昌松 (2017) 和本文假設「什麼」帶有焦點重音的分析並不一定構成反例，這裡我們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該結構中的「什麼」是功能性成分從而不能體現焦點的韻律屬性，而 V 分享了「什麼」的焦點重音，故而表現出一定的焦點屬性。類似地，時秀娟 (2018) 實驗發現「不」後的動詞 V 的調域也有所擴展，她提出 V 與「不」一起組成聯合焦點，一同影響 V 後的賓語。實驗表明，V 後賓語的調域與陳述句賓語的調域相比有大幅壓縮。按照本文假設，我們認為是 V 分享了「不／什麼」的焦點重音，但由於「不／什麼」是功能詞，其焦點的韻律表現並不明顯。這或許也從側面解釋了為什麼「焦點敏感詞」通常要求與其關聯成分在結構上要盡可能地靠近（玄玟 2007: 72；蔡維天 2015: 98），其目的是分享焦點敏感詞所攜帶的焦點重音。

<sup>10</sup> 必須說明的是，不同語言中的焦點可能有不同的語音表現形式。與普通話不同，臺灣閩南語和臺灣華語 (Taiwan Mandarin) 中焦點的後續壓縮效應 (post-focus compression) 並不明顯 (Xu et al. 2012)。因為本文主要考察普通話中的相關情況，因此仍採用「後續音節基頻有顯著下降」這條標準。

## 3. 漢語高位焦點與低位焦點的共現限制

據 Yang (2012, 2016) 和 Ochi (2014: 418) 的研究，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中的「什麼」一般不能與「只／不」共現，如 (16b)。<sup>11</sup> 一旦 (16a) 引入了「什麼」變成 (16b)，該句就只能表疑問意，而不能表祈使意。<sup>12</sup>

- (16) a. 你只／不看卡通書。  
 b. 你只／不看什麼卡通書？(！) (x 祈使, ✓ 疑問)

類似的共現限制在「別／不要」與「什麼」之間也存在，如 (17a, b) 可以表示祈使意，而 (17c) 卻只能表疑問意，不可以表示祈使意。同樣地，(18a, b) 也可表示祈使意，而 (18c) 卻只能表疑問意。(17c, 18c) 中的「別」和「不要」與 (16b) 中的「只」一樣，都不能與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共現。

- (17) a. 你別看書！ (✓ 祈使)  
 b. 你看什麼書？(！) (✓ 祈使, ✓ 疑問)  
 c. 你別看什麼書？(！) (x 祈使, ✓ 疑問)  
 (18) a. 你不要看書！ (✓ 祈使)  
 b. 你看什麼書？(！) (✓ 祈使, ✓ 疑問)  
 c. 你不要看什麼書？(！) (x 祈使, ✓ 疑問)

為什麼「別、不要、不、只」不能出現在「V 什麼 NP」結構中表祈使意（如 (16b, 17c, 18c)）？或許可以從焦點的屬性來考慮。<sup>13</sup> 按照本文的高、低位焦點假設，這個問題很容易解釋。在不考慮配對解讀 (pair-reading) 的情況下，學界普遍

<sup>11</sup> Ochi (2014: 418) 提供的例句是「\*李四不慌張什麼？！」，它與「李四為什麼不慌張？」形成對比。

<sup>12</sup> 據 Kurafuji (1997) 的研究，日語中表類似用法（即問原因 *why*）的 *nani* ‘什麼’也不能出現在否定句中，另見 Ochi (2014), Endo (2015), Miyagawa (2017: 135-137)。此外，Endo (2015) 指出義大利語也存在類似限制。

<sup>13</sup> Yang (2016) 以阻斷效應解釋這類現象，他提出低位的「什麼」(L-WHAT)（即本文討論的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需要經歷一個隱性移位移至 CP 以獲得相應的語力 (illocutionary force)（如「埋怨」語氣），而以「不、只、應該」為代表的 Neg/Focus/Modal 成分則會阻斷這個移位過程，如 (i)。

(i) \* [CP [IP ...Neg/Foc/Modal...][VP [VP L-WHAT]]]

認為一個句子一般只能出現一個句法焦點短語投射 (Rizzi 1997; Yang 2012; Tsai 2014)。按照本文假設，「別、不要、不、只」是焦點詞，引領一個焦點短語；而「什麼」也會引領一個焦點短語。如此，(16b, 17c, 18c) 不能解為祈使句乃因一個句子在句法上不能同時出現兩個焦點短語。再者，此處的高、低位焦點短語是相對於 TP/IP 的結構位置來說的 (Paul 2005; Badan & Del Gobbo 2015)，高位焦點短語位於 TP 之上，而低位焦點短語位於 TP 之下、VP 之上，這兩個焦點短語雖然有高低之別，但是不可共現。

本節我們論證了將「V 什麼 NP」結構中的「什麼」視為低位焦點詞，而將「別、不要、不、只」視為高位焦點詞，第四節將考察兩者與核心重音之間的不同交互作用。

#### 四、高、低位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的交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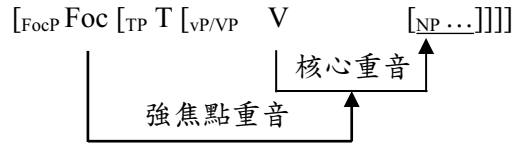
根據前述討論，可知 (2) 與 (3, 5, 6) 在 NP 複雜度上的差異是由不同位置的焦點短語造成的。我們假設焦點詞「別、不要、不、只」引領一個高位焦點短語 FocP，它位於 TP 之上，如 (19) 所示；<sup>14</sup> 而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引領一個低位焦點短語 FocP，它位於 TP 之下、vP/VP 之上，如 (20) 所示。<sup>15</sup> 從層級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 來說，(19) 中的高位焦點詞「別、不要、不、只」與 NP 的距離較遠，一個在 TP 之上，一個在 TP 之下，中間隔了 vP/VP 和 TP；而 (20) 中的低位焦點標記「什麼」與 NP 的結構距離較近，它們都位於 TP 之下，兩者之間僅隔了 vP/VP。

<sup>14</sup> Waltraud Paul 教授在「第二屆句法製圖會議」上指出，我們將否定詞「不」引領的否定短語 NegP 分析成位於 TP 之上的焦點短語 FocP，這與一般將 NegP 列在 TP 之下相左。NegP 是位於 TP 之上還是之下？這是一個參數 (Ouhalla 1991; Zeijlstra 2013: 803-805)。「不」在此是對句子層面的否定 (sentential negation)，故而我們可以將 NegP 劃分到 TP 之上 (Haegeman 1995: 122-126; Shlonsky 1997: 61-65)。若欲規避此問題，可採用另一種方案，即認為「不」與其他的高位焦點詞的句法結構有所不同，它不直接引領一個 FocP，而是先引領一個 NegP，NegP 位於 TP 之下，但在 TP 之上仍有一個 FocP，為了獲取焦點，「不」從 NegP 內移位至 FocP 內，最終仍會位於 TP 之上，具體如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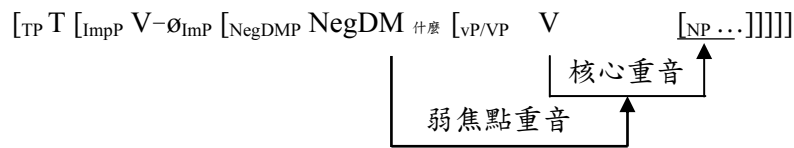
(i) [<sub>FocP</sub> 不 [<sub>TP</sub> [<sub>NegP</sub> 不 [<sub>VP</sub> ... ]]]]

<sup>15</sup> 在 Kurafuji (1997) 等研究基礎上，Miyagawa (2017: 135-137) 提出日語中詢問原因的 *nani* ‘什麼’ (類似本文討論的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 的句法位置應位於 vP 之上、TP 之下。

(19)



(20)



### (一) 低位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之間的妥協

承前所述，低位焦點詞「什麼」不僅與高位焦點詞在結構位置上有所不同，兩者所攜帶的焦點重音也有所不同：與常規意義上的焦點詞（如「別、不要、不、只」）相比，低位焦點標記「什麼」所帶的焦點重音要弱一些，我們可以將之稱為弱焦點重音。該焦點重音比較弱，它不能直接抑制 NP 所承載的核心重音，因此必須採用妥協的方式，與 NP 一起進行重新分析，形成「什麼 NP」並共同接受「什麼」所攜帶的弱焦點重音，如 (20) 所示。正因為重新分析，「V 什麼 NP」中的 NP 複雜度受限，該 NP 不能擴充為結構更複雜的 DP/NumP/&P，否則會造成重新分析困難，從而使得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之間的衝突無法調和，最終導致句子不合法，如 (2c, d, e) 所示。

### (二) 高位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

與低位焦點「什麼」所帶的弱焦點重音不同，常規焦點詞「別、不要、不、只」引領一個高位焦點 FocP，帶有強焦點重音，可以直接抑制核心重音而無需求助於重新分析，如 (19) 所示，故 (3, 5, 6) 中 NP 的複雜度不受任何限制，它可以是 NP，也可以是 NumP/DP/&P。<sup>16</sup> 我們提出高位焦點帶強焦點重音，這源自於先前文獻（Chomsky 1970；Jackendoff 1972；Zubizarreta 1998；Reinhart 2006；

<sup>16</sup> 我們將「別」也看成高位焦點標記，因為「別」可視作「不要」的合音（朱德熙 1982：65），構成一個祈使句（Haegeman 1995：121-122），故我們認為「別」與焦點詞焦點詞「不」、「只」一樣，引領一個高位焦點短語。

Bürning 2013；馮勝利 2013；Samek-Lodovici 2016；Feng 2017）的啟發，這些文獻都探討了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詳見 Bürning (2013, 2016) 和本文第六節的討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高位焦點重音即文獻中常提到的焦點重音，文獻中尚無低位焦點重音的相關討論。

如果以上有關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為真，我們就可以較好地解釋 (2) 與 (3, 5, 6) 中 NP 複雜度的差異。審查人指出，這種假設是不是專為解釋該類「V 什麼 NP」結構而設的？是專屬於漢語 (language specific)，還是其他語言也有類似現象？以下將說明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還可解釋其他相關結構中的一些語法限制。

### (三)高、低位焦點重音分析假設的優越性

#### 1. 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結構中的人稱代詞限制

在四(二)節，我們藉由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試圖解釋「V 什麼 NP」與「別／不要 V NP」中 NP 的複雜度差異。此外，此假設還可用來解釋人稱代詞 (pronoun) 在這兩個結構中所表現出的差異，如 (21) 所示，(21a) 不合法，而 (21b) 合法。如將 (21) 中的「她」改為普通專有人名 (proper noun)「小花」，這兩句在合法性上的差異就會消失，如 (22a, b) 都是合法的句子。先前文獻未提及 (21a) 與 (22a) 在合法性上的差異。為何人稱代詞與專有名詞在「V 什麼 NP」結構中會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從語意和語用上來看，(21a) 與 (22a) 的語意和功能都相差無幾，難以說明合法性差異；從句法結構上看，這兩句的句法結構依各家解釋不同 (蔡維天 2011；Yang 2016；汪昌松 2017；楊洋、蔡維天 2019)，但這些句法分析都不能將人稱代詞「她」排除在該類結構之外。既然如此，我們能否從韻律—句法視角來對 (21a) 與 (22a) 的合法性差異進行考察？以下將從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和人稱代詞自身的韻律特徵兩方面來解釋。

- (21) a. \*你想什麼她？！  
       b. 你別／不要想她！  
 (22) a. 你想什麼小花？！  
       b. 你別／不要想小花！

(21) 中的「她」是代詞。代詞主要用來回指，是已知信息 (given information)，一般不能承載核心重音 (Gussenhoven 1983：393；Selkirk 1984；Zubizarreta

1998 ; Truckenbrodt 2007 : 449 ; Reinhart 2006 ; Kratzer & Selkirk 2007 : 100 ; Katz & Selkirk 2011 ; 馮勝利 2013 : 199-202 ; Bürning 2016 ) 。問題是為什麼 (21a) 不合法而 (21b) 合法？本文的低位焦點重音假設可以提供解釋。按照本文分析，(21a) 的「什麼」是一個低位焦點詞，帶有弱焦點重音，正因為該焦點重音比較弱，它無法讓一般不帶重音的代詞「她」強制帶上焦點重音，也不能通過重新分析來讓「她」分享弱焦點重音，因為這與「她」不承載重音的習性相違背，故 (21a) 不合法。而 (21b) 並無此問題，因為此處的「她」無需承載焦點重音，故而 (21b) 合法。若將 (21a, b) 中的「她」換成一個普通專有人名「小花」，兩者在合法性上的差異便消失了，如 (22a, b)，乃因專有名詞（如 (22a) 中的「小花」）在結構上是 NP，它可以與「什麼」一起進行重新分析，並共同承載「什麼」身上的弱焦點重音。<sup>17</sup> 類似地，我們也可以從人稱代詞的內部句法結構來解釋為什麼 (21a) 不合法，因為代詞一般被分析為 DP (Postal 1969 ; Abney 1989 ; Huang et al. 2009 : 297 ; 鄧思穎 2011 : 72-73)，「什麼」與人稱代詞「她」之間的重新分析會因「她」的結構比 NP 複雜而難以實施。總的來說，(21a, b) 在合法性上的差異是由於弱焦點重音與人稱代詞自身的韻律、句法特性所致。

## 2. 表少量意的「沒 V 什麼 NP」結構中 NP 的複雜度限制

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還可以用來解釋表少量意的「沒 V 什麼 NP」結構（呂叔湘 1992 : 158 ; Huang 2013）（如 (23a)）中 NP 所受到的複雜度限制 (Wang 2016)，如 (23b-e)。值得注意的是，(23a) 不表示「我沒吃蘋果」，而表示「我吃了蘋果，但是不多，只有一點」。

雖然「沒 V 什麼 NP」中也包含「什麼」，但語意與「V 什麼 NP」結構的語意迥然不同，它們應屬於不同的結構。然而，根據 Wang (2016) 的研究，漢語中表少量意的「沒 V 什麼 NP」結構中的 NP 在複雜度上也表現出類似的限制：當 NP 受定語從句修飾時句子不太好（如 (23c)），NP 也不能擴充為 NumP/DP（如 (23d)），更不能擴充為 &P（如 (23e)）。值得注意的是，如將 (23) 中的「什麼」去除，句子在 NP 複雜度上所受限制便能解除，如 (24c, d, e) 之差異。<sup>18</sup> 有意思的

<sup>17</sup> 雖然專有人名常被分析為 DP (Longobardi 1994; Huang et al. 2009)，但就漢語而言，這種分析存有爭議 (Huang et al. 2009 : 299-230、315-317 ; 鄧思穎 2011 : 80-83)，故本文仍將之分析為 NP。

<sup>18</sup> 朱德熙 (1982: 90) 指出「什麼人」與「誰」不同，前者問的是人的「性質或類別」，後者問的是具體的某個人。基於此，Huang (2013: 18-22) 進一步論證「什麼 NP」中的「什麼」應當分析為修飾語，用來界定 NP 的類別 (kinds)，並指出此種 NP 在修飾上是受限的，它傾向以光桿的形式出

是，(23c, d, e) 與 (24c, d, e) 在 NP 複雜度上的差異，如同 (2c, d, e) 與 (3c, d, e) 之差異。為什麼會存在這些限制？本文的低位焦點重音假設也可以提供解釋。

- (23) a. 我沒吃什麼 [NP 蘋果]。  
 b. 我沒吃什麼 [NP [紅 [NP 蘋果]]]。  
 c. ?我沒吃什麼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d. \*我沒吃什麼 [NumP/DP 一／那個 [NP 蘋果]]。  
 e. \*我沒吃什麼 [&P [NP 蘋果] 和 [NP 梨]]。
- (24) a. 我沒吃 [NP 蘋果]。  
 b. 我沒吃 [NP [紅 [NP 蘋果]]]。  
 c. 沒吃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d. 我沒吃 [NumP/DP 一／那個 [NP 蘋果]]。  
 e. 我沒吃 [&P [NP 蘋果] 和 [NP 梨]]。

我們的韻律—句法介面分析離不開「沒 V 什麼 NP」的句法結構。Huang (2013) 將「沒 V 什麼 NP」結構中的「什麼」看成 NP 的修飾語的某種替代形式 (proform of NP modifiers)，其少量意是通過語意、語用推理得出的。Wang (2016) 指出運用句法手段可以直接推導出該結構的少量意。以 Collins & Postal (2014) 否定提升 (negative raising) 為技術手段，他提出 (23a) 的「沒」是從 NP 的修飾語「沒什麼」中通過否定提升移至否定短語 NegP 內，其中「沒什麼蘋果」是一個句法成分 (constituent)，作 V 的補足語，如 (25)。<sup>19,20</sup> 這裡的「沒什麼」類似英文的 *few*，

現。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 (23d) 不好，因為「一／那個蘋果」不是一類事物，但並不足以解釋其他一些不對稱現象，如 (23c) 的「張三買的蘋果」和 (23e) 的「蘋果和梨」都可看成某類事物，為何兩者在合法性上存在差異？若單獨從句法 (Wang 2016) 或語意、語用 (Huang 2013) 視角來解釋此問題都不容易，故本文嘗試從韻律—句法介面視角說明此問題。

<sup>19</sup> 「沒什麼 NP」中的「沒」必須移出 VP，乃因現代漢語的個性使然：與英語（如 (ia)）不同，漢語中表否定意的名詞短語 (negative NPs) 不能直接做賓語，如 (iia)，而必須將否定詞移出賓語位置，如 (iib)。(Huang 2003: 262-264)

(i) a. I saw nobody.                      b. I did not see anybody.

(ii) a. \*我看到沒有人。                b. 我沒看到人。

<sup>20</sup> 鄭禮珊教授在「漢語韻律句法前沿問題國際圓桌論壇」上指出，否定提升分析違反左分枝條件 (Left Branch Condition, Ross 1967)。事實上，左分枝條件也是可以違反的 (Ross 1967)，其在漢語的適用性也受到質疑 (丁仁 2009)。如果左分枝條件可以違反，否定提升分析就不會造成理論上的問題。



「沒什麼蘋果」類似 *few apples*，整句等同 *I ate few apples*。否定提升分析的好處是無需通過語意、語用推導就可以得出少量意。

(25) [TP 我 [NegP 沒 <sub>t</sub>  $\emptyset$ <sub>Neg</sub> [VP 吃 [QP/DP <sub>t</sub> 什麼 [NP 蘋果]]]]]。

假如 (23a) 不是通過否定提升生成的話，句中的「沒」應是一個普通的否定詞，處於 NegP 內。若 (23a) 的「沒」與 (5) 的「不」是性質一樣的否定詞，兩者應有相同的句法結構。因為 (5) 中 NP 的複雜度並無限制，按理可以推出 (23a) 中 NP 的複雜度也不會受限。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如 (23d, e) 就不合法。此外，如果將 (23a) 的「沒」與 (5) 的「不」都分析為高位焦點詞，則需額外解釋為何 NP 複雜度在 (23a) 受限而在 (5) 卻不受限，但這並不容易。

相反地，若「沒什麼」是由否定提升推導而來 (Wang 2016)，外加本文的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沒 V 什麼 NP」與「V 什麼 NP」中有關 NP 複雜度的語法限制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沒什麼蘋果」基礎生成於動詞 V 之後，當「沒」從「沒什麼蘋果」中移至 (Spec, NegP) 時，它仍然處於 TP 的下方 (Collins & Postal 2014: 16)，而非上方。與「V 什麼 NP」(如 (2)) 中的「什麼」一樣，此時的「沒」應當屬於低位焦點，帶弱焦點重音，故而它不能直接抑制住「什麼蘋果」所攜帶的核心重音，兩者之間的衝突迫使「沒」必須與「什麼蘋果」進行重新分析。假使「什麼蘋果」變複雜，如變成 NumP 或 DP 時 (如 (23d, e))，會給重新分析造成困難，使得句子不合法。與 (23a)「沒 V 什麼 NP」的「沒」不同，(5) 的否定標記詞「不」應位於高位焦點處，帶有強焦點重音，可以直接抑制句中 NP 所攜帶的核心重音，因此「不」無需與其後的 NP 進行重新分析，故而 NP 的複雜度也不會受限，如 (5d, e)。

由此可見，按照 Wang (2016) 的分析，(23a) 的「沒」源自於「沒什麼」，它應與 (24) 中的高位焦點標記詞「沒」區分開來，因為 (24) 中 NP 的複雜度無任何限制。基於 (23c, d, e) 與 (24c, d, e) 在 NP 複雜度上的差異，我們認為這兩句中的「沒」的句法位置實有不同：(24) 的「沒」應與 (5) 的「不」的句法位置類似，引領一個 NegP，位於 TP 之上；而 (23) 的「沒」位於 TP 之下、vP/VP 之上。由此來看，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還可以解釋表少量意的「沒 V 什麼 NP」結構中 NP 的複雜度限制，並為 Wang (2016) 的否定提升分析提供旁證。

### 3. 適用於其他結構？

事實上，NP 複雜度限制不僅存在於前述兩種「什麼」結構中，也存在於表疑問的「什麼」句，如 (26c, d, e)，其中「什麼」不能接 NumP/DP，也不能接 &P，這與 (2c, d, e) 和 (23c, d, e) 類似。<sup>21</sup> 本文的低位焦點假設還可說明此問題：表疑問的「什麼」也是一個弱焦點，需與其後的 NP 進行重新分析。

- (26) a. 你吃什麼 [NP 蘋果]？  
 b. 你吃什麼 [NP 紅蘋果]？  
 c. \*你吃什麼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d. \*你吃什麼 [NumP/DP 三／那個 [NP 蘋果]]？  
 e. \*你吃什麼 [&P [NP 蘋果] 和 [NP 梨]]？

針對本文假設，或許會有人問：本文討論的「V 什麼 NP」的「什麼」與特殊疑問句的「什麼」在重音表現上是否相同？對此，我們沒有做深入研究，但有文獻指出疑問詞也會體現出焦點屬性 (Ishihara 2003; Truckenbrodt 2013)，可參見 Shyu & Tung (2017) 的評述。其他研究 (Shen 1992; 徐杰 2001; Hu 2002; Liu & Xu 2005; Cheng et al. 2017) 也表明，普通話中特殊疑問句的疑問詞在韻律上帶有焦點屬性，其基頻會升高、調域會變寬，其後的動詞短語的基頻會有所降低。楊洋、蔡維天 (2019) 的實驗研究具體考察了表疑問的「V 什麼？」和表埋怨（即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V)?!」，發現它們在句調升降曲線上明顯不同：「妳看什麼？」呈現出典型的疑問句升調，而「妳看什麼?!」則表現為平調。就「什麼」來說，疑問句中的「什麼」比否定道義模態句中的「什麼」的基頻更高，音域更寬，音長更長。就動詞而言，表否定道義模態句中的動詞「看」的基頻更高，調域更寬，音強差值更大。據此，楊洋、蔡維天 (2019) 認為這兩類句子的焦點重音位置不同：疑問用法的重音落在「什麼」上，而表否定模態用法的重音落在「看」上。此外，Shyu & Tung (2017) 的韻律實驗顯示臺灣華語的疑問詞並無焦點的韻律特性，她們推測疑問詞的焦點實現可能存在方言差異 (Truckenbrodt 2013)。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假設普通話中表疑問的「什麼」也帶有焦點重音，只是表疑問的「什麼」因其自身原因，可以承載重音。<sup>22</sup> 如此一來，就可以解釋表疑問

<sup>21</sup> 英語中表疑問的 *what* 也受到類似限制，其原因尚待探討。

<sup>22</sup> 楊洋、蔡維天 (2019) 和靳瑋、汪昌松 (2018) 的韻律實驗研究表明，表疑問的「什麼」表現的焦

的「什麼」和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少量意的「什麼」一樣，都不可以修飾 NumP/DP/&P。這可能源自於這類「什麼」自身的詞彙語意特徵，它們都是焦點性成分。注意不是所有的「什麼」都受到類似限制，如表示列舉性的「什麼」（朱德熙 1982：90；邵敬敏、趙秀鳳 1989）就可以接 &P，如 (27a)；也並非所有表疑問的「什麼」句中都存在 NP 複雜度限制，如表示反詰語氣的「什麼」（Tsai 2015b; Yang 2014）就可以接一個 NumP，如 (27b)。此問題比較複雜，尚待進一步研究。<sup>23</sup>

- (27) a. [什麼 [紙啊、筆啊、墨水啊]]，樣樣都有。 (朱德熙 1982：90)  
 b. [什麼 [三個人]]？他們來了十個人。

以上我們試圖證明低位焦點分析假設不只適用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結構，還可用來解釋其他結構中的類似語法限制，如表少量意的「沒 V 什麼 NP」結構和表疑問意「什麼」中的 NP 複雜度限制。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該類低位焦點重音都與「什麼」相關，而不會發生在三（二）1 節中提及的「低位連字句」（如 (11b)）和「內焦點句」（如 (13b)）中？二句的 NP 並無複雜度限制，如 (28a, b) 所示，其中「小孩和老人」和「阿 Q 和阿 R」都是 &P。如果低位焦點都帶有弱焦點重音的話，它應與「什麼」一樣，要跟句中 NP 一起重新分析，從而會對 NP 的複雜度產生限制，問題是為什麼 (28a, b) 的 NP 的複雜度並無限制。如此，低位焦點帶弱焦點重音的假設是否變成專門為「什麼」所特設的？事實上，我們發現 (28a, b) 中 NP 的複雜度不受限制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這兩句中的 NP 都發生了移位，且移動到低位焦點短語 FocP 內，這樣該 NP 無需重新分析就會承載弱焦點重音。因為核心重音一般在句法操作完成後再進行指派（Zubizarreta 1998；馮勝利 2013），(28) 的核心重音就不會落到 NP 而是落到動詞「打」上，

---

點屬性比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的焦點屬性更強。我們認為這兩種「什麼」都有焦點屬性，只是在承載重音方面表現有所不同：表疑問的「什麼」是論元性疑問詞 (*argumental wh*)，不是功能詞，故可以承載焦點重音，而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什麼」是功能詞，其自身不易承載核心重音，故其焦點屬性表現不強。

<sup>23</sup> Wang (2017) 認為 (27a) 表列舉性的「什麼」不是焦點，不帶焦點重音，句中就不存在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衝突，也不存在 NP 複雜度限制。對於 (27b)，他認為是兩個獨立的句子（呂叔湘 1992：158），應將之分析為「什麼？三個人？」此時「什麼」沒有直接修飾「三個人」，也不存在 NP 複雜度限制。

故而無論 (28) 中 NP 的複雜度如何，都不會對句子合法性產生影響。<sup>24</sup>

- (28) a. 他連 [&P[小孩] 和 [老人]] 都打，( 你還指望他怎麼樣？ )  
 b. 我明天 [&P [阿 Q] 和 [阿 R]] 見得到，[小 D 和小 E] 就見不到了。

本節主要討論了高、低位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的交互作用，並探討了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的優越性。在下一節，我們將探討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低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

## 五、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低位焦點重音及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

### (一) 並列限制的「反例」？

汪昌松 (2017) 指出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中存在 NP 複雜度限制，即該結構中的名詞性成分只能是 NP，而不能是 NumP/DP/&P，否則句子不合法，如 (2c, d, e)。然而，與 (2e) 中不能出現並列短語不同，審查人指出 (29a) 似乎是一個明顯的反例，該句中的「香煙啤酒礦泉水」好像構成了一個 &P。該句的背景是：前些年高鐵在中國還沒有普及，春運時火車會非常擁擠。縱然如此，列車服務員還會推著小推車兜售一些吃的和喝的。若乘客對服務員的這種行為不贊同，就會說類似 (29a) 的句子。有趣的是為什麼 (29a) 中可以出現「香煙啤酒礦泉水」這種並列結構？(29a) 是否違反汪昌松 (2017) 有關 NP 複雜度的分析？

- (29) a.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還賣什麼 [&P 香煙啤酒礦泉水]？！

至此，我們先探討兩種可能：第一，「香煙啤酒礦泉水」是否指涉某個單一事物？因為汪昌松 (2017: 94) 指出有一種帶「與」的並列結構可以出現在「V 什麼 NP」中，如 (30) 所示。(30a, b) 中的「《傲慢與偏見》」與「煎餅果子」並未違反汪昌松 (2017) 有關 NP 複雜度的假設，因為它們其實都指涉某個單一事物而非兩個不同事物，只是該項事物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30a) 指的是一本書的書名，由兩部分組成；(30b) 中的「煎餅果子」指的是一種天津小吃，即「煎餅捲油

<sup>24</sup> 如採用 Shyu (1995) 的分析，「連……都」就可以分析為一個焦點短語。

條」。故汪文將它們分析成 NP 而非 &P。語意上，(29a) 的「香煙啤酒礦泉水」應指涉三種不同的事物，便排除了第一種可能性。第二，「香煙啤酒礦泉水」在語音上會不會是一個整體？因為經常使用，「香煙啤酒礦泉水」這個短語好像已經固化，它會不會和「四字格」（如「你來我往」）(Feng 2016) 一樣構成一個相對固定的語音單位？我們認為可能性不大。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在 (29a) 的「香煙啤酒礦泉水」中補出並列連接詞「和」，如 (29b)。類似地，我們還可以造出很多句子，如 (31a)。在特定的語境下，我們可以把「V 什麼 NP」中的 NP 無限加長，如 (31b)。(31b) 比 (31a) 中的並列成分還多兩個，而句子的合法性似乎並沒有受影響，這些足以證明 (29a, b) 和 (31a, b) 的 NP 並非是一個語音上的整體。

- (29) b.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還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和礦泉水]?!  
 (30) a. 你看什麼 [《傲慢與偏見》]?!  
       b. 你吃什麼 [煎餅果子]?! (汪昌松 2017: 94 (i))  
 (31) a. 都什麼年代了，你還看什麼 [[《西遊記》] 和 [《紅樓夢》]]?!  
       b. 都什麼年代了，你還看什麼 [[《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 和 [《三國演義》]]?!

由此可見，(29a) 的「香煙啤酒礦泉水」應當是個比 NP 更複雜的結構，如 &P。那麼能否用 (29a, b) 和 (31a, b) 來證明汪昌松 (2017) 有關 NP 複雜度限制的分析有誤呢？我們認為不僅不會，相反地，這些例子還會深化其分析。以下先從 (29) 開始討論，如果把 (29) 中的「還」去掉，(29a) 的可接受度明顯變差，(29b) 也會變得不合法，如 (32a, b)。

- (32) a.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礦泉水]?!  
       b.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和礦泉水]?!

為什麼「還」會對句子的可接受度產生影響？這與「還」的何種屬性有關？除了「還」以外，在本文第一節，我們提到 (2c) 單獨說時其接受度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 (2c) 放到對比焦點句中，句子的接受度立刻會提高，如 (2c')，這裡將 (2c, c') 重新引為 (33a, b)。為什麼 (33a) 與 (33b) 在合法性上也會表現出顯著差異呢？

- (33) a. ?你吃什麼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 (=2c)  
 b. 你吃什麼 [NP/DP [張三買的] [NP 蘋果]]? ! 你應當吃 [NP/DP [李四買的] [NP 蘋果]]! (=2c')

除了以上兩種情況外，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在「V 什麼 NP」之前增加一個地點狀語，如 (34a, 35a)，此時句中 NP 也可以擴充為一個 &P。假如沒有地點狀語「在食堂」和「在西餐廳」，句子就不好，如 (34b, 35b)。與 (33b) 的「張三買的」一樣，(34a, 35a) 的「在食堂」和「在西餐廳」應當被賦予對比焦點重音，即馮勝利 (2013) 所提的詞彙焦點重音 (lexical focus stress)。

- (34) a. 你在食堂學什麼 [&P [NP 文學] 和 [NP 哲學]]? !  
 b. \*你學什麼 [&P [NP 文學] 和 [NP 哲學]]? !  
 (35) a. 你在西餐廳吃什麼 [&P [NP 陽春麵] 和 [NP 肉燥飯]]? !  
 b. \*你吃什麼 [&P [NP 陽春麵] 和 [NP 肉燥飯]]? !

## (二)對比焦點重音對低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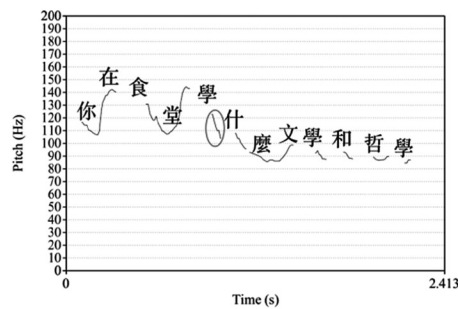
我們先來考慮第二種情況，(33a) 的接受度不是很高，在 Huang (1982) 和 Simpson (2001) 的基礎上，汪昌松 (2017) 提出：(33a)「張三買的蘋果」的結構有兩種可能：一種是 NP，另一種是 DP。當它是 NP 時，句子合法；當它是 DP 時，句子會因為「什麼」與 DP 之間不易重新分析而變得不合法。此解釋雖有其道理但並不能解釋為何 (33b) 會完全合法？我們認為這很可能與對比焦點重音有關。根據 Truckenbrodt (1995)，Zubizarreta (1998)，Kratzer & Selkirk (2007: 99)，Katz & Selkirk (2011)，馮勝利 (2013)，Feng (2015, 2017) 等研究，對比焦點重音比句中的核心重音和結構焦點重音還要凸顯，從而成為句子重音。由此，便可解釋 (33a) 和 (33b) 在合法性上所表現的差異。當 (33a) 中的「張三買的蘋果」被分析成 DP 時，因為 DP 無法與「什麼」發生重新分析，「張三買的蘋果」就無法接受「什麼」賦予給它的焦點重音，造成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之間的衝突無法調和而導致句子不好。然而，當 (33a) 中出現對比焦點重音時，如 (33b)，對比焦點重音會直接抑制結構焦點「什麼」的焦點重音和「張三買的蘋果」的核心重音，並破除弱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相互對峙的局面，如此，「什麼」與「張三買的蘋果」之間也就無重新分析的必要，這也解釋了為何該句中的 NP 不存在複雜度限制。

另一方面，按照本文第四節的假設，(34b) 不合法是因為「什麼」屬於低位焦點，帶有弱焦點重音，它不能直接抑制「文學和哲學」身上所攜帶的核心重音，而必須與之進行重新分析以分享焦點重音。問題是「文學和哲學」在結構上是 &P，比 NP 複雜，這使「什麼」與 &P 無法重新分析，導致「什麼」所攜帶的焦點重音與 &P 所攜帶的核心重音相互衝突並無法調和，造成句子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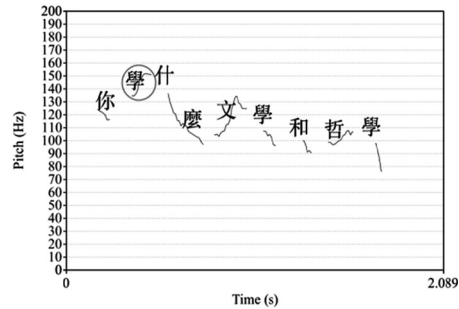
就第三種情況來說，為何在 (34a) 在 (34b) 的基礎上增加了地點狀語「在食堂」後，句子又變得合法？這顯然與「在食堂」的引入有關。「在食堂」在句法上是修飾性成分，容易凸顯並成為焦點成分（徐杰、李英哲 1993；徐杰 2001：141-142）。從選項語意學 (Alternative Semantics, Rooth 1992, 2016) 的角度來看，在負載了對比焦點重音以後，(34a) 的「在食堂」成為系列選項中的一員，如「在食堂、在教室、在家裡、在公園裡……」。「在食堂」在這選項中得到凸顯，該句的言下之意是在食堂不應該讀文學書和哲學書，食堂是用來吃飯的 (Katz & Selkirk 2011: 772-773; Repp 2016: 272)。我們將 (34a) 的「在食堂」也看成一個對比焦點，只是該焦點不是句法上結構焦點，而是語音上的詞彙焦點，它與 (33b) 的「張三買的」一樣，承載對比焦點重音。

為了驗證我們的假設，我們對 (34) 中動詞「學」的音高進行了個案考察，發現 (34a, b) 中動詞「學」的音高表現有所不同，如 (36a, b) 畫圈處所示。(34b) 「學」的音高高於 150Hz，如 (36b)，而 (34a) 的「學」的音高顯然比 150Hz 低，如 (36a) 所示。兩個「學」的音高差異可能源於地點狀語「在食堂」的焦點重音作用，因為焦點後的成分常出現基頻驟降的情況。從「學」的韻律實現來看，地點狀語「在食堂」很可能帶有焦點重音。當然，這裡還有另一種可能，即 (36a) 因為增加了「在食堂」三個音節使整個句子變長，進而讓「學」的音高有所下降，但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較小，可參見靳璋、汪昌松 (2018) 的韻律實驗研究。

(36)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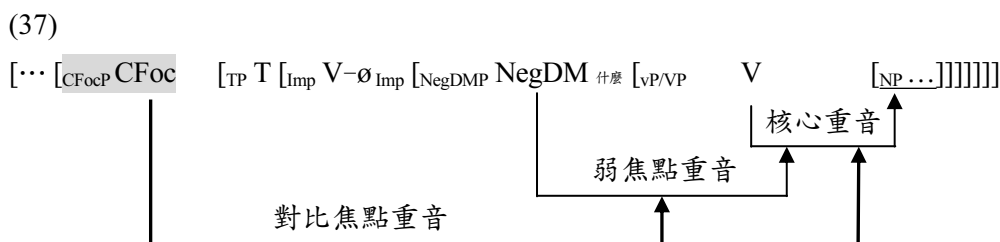


b.



基於以上討論，便可以說明 (34b) 的問題：雖然 (34b) 不合法，但在引入對比焦點「在食堂」後，該對比焦點比較強，它既能抑制「什麼」所攜帶的弱焦點重音，又能抑制「文學和哲學」所攜帶的核心重音，並破除 (34b) 中弱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相互對峙的局面，使整個句子在崩潰 (crash) 之前再回到音系層 (Phonologic Form, 簡稱 PF) 進行調整。同樣地，(35b) 和 (35a) 之間的差異也可以得到解釋。

我們發現不僅低位焦點所攜帶的弱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具有交互作用，詞彙／對比焦點所攜帶的對比焦點重音也會對低位焦點所攜帶的弱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起抑制作用 (Molnár 2006: 210-211)，如 (37) 所示。<sup>25</sup> 與 Molnár (2006: 226) 的假設不同，我們認為 (37) 中的 CFoc 不是在句法層面起作用，而是在句法操作完成後的語音層面 PF 才進行運作 (Katz & Selkirk 2011; Fanselow & Lenertová 2011: 439; 馮勝利 2013)，此處我們用灰底來標明，如 CFoc。<sup>26</sup>



審查人指出，地點狀語的加入確實有助於 &P 進入「V 什麼 NP」結構，但問題是 (34a, 35a) 中的地點狀語也可以移至句首，如 (34a', 35a')。而且，如果有意在處所狀語後添加語音停頓仍很自然。從句子的韻律構造來說，此時的地點狀語已完全游離於「V 什麼 &P」的韻律結構範圍之外，為何還會對「什麼」與 &P 的重新分析產生制約和影響。

<sup>25</sup> 從對比的觀念出發，根據其出現的語意和語用類型，Molnár (2006: 220-221) 提出了一個「對比等級」(contrast hierarchy)，即信息焦點低於辨識性焦點，而辨識性焦點又低於對比焦點。這裡的辨識性焦點是基於 Kiss (1998) 的定義，比本文討論的結構焦點要窄一些。

<sup>26</sup> Molnár (2006) 將對比分為語音上的對比和句法上的對比。在 Rizzi (1997) 的基礎上，Molnár 提出句法上的對比有其自身的功能投射 KontrP，它結構位置高於 FocP，如 (i)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Molnár 指出雖然 KontrP 是個句法投射，卻不與動詞相關聯而是與話語功能相關。儘管如此，如果按照 (i) 的分析，它仍會違反 Rizzi 關於一個句子在句法上只有一個焦點投射的語法限制 (另見 Yang 2012; Tsai 2014)。與這種分析不同，本文假設對比焦點 CFoc 在語音層運作。

(i) ForceP KontrP TopP\* FocP TopP\* FinP

(Molnár 2006: 226 (37))



(34) a'. 在食堂，你學什麼文學和哲學？！

(35) a'. 在西餐廳，你吃什麼陽春麵和肉燥飯？！

語感告訴我們，(34a', 35a') 沒有 (34a, 35a) 自然，但絕不是不可說，這些地點狀語也應該被賦予對比焦點，予以重讀，這不違反本文假設，乃因本文分析是基於焦點重音，而非語調短語 (intonation phrase, Selkirk 1984, 2011)。按照語調短語相關理論，地點狀語移位後，會形成一個新的語調短語 (Chen 1987; Truckenbrodt 1999)，它可能對句子的韻律結構造成影響。在我們的焦點重音分析模型裡，對比焦點重音的作用域是整個句子。根據 Wang et al. (2018) 的研究，漢語焦點的後續壓縮作用可以跨越短語邊界 (phrase boundary) 或停頓 (pause)。這樣無論地點狀語在句中還是句首，只要它攜帶對比焦點重音，都可以對句中的弱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產生抑制作用。

### (三)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

對比焦點重音不僅可覆蓋弱焦點重音，也可覆蓋強焦點重音，如 (38) 所示。由於「只」帶焦點重音，(38a) 的動詞短語「吃牛肉麵」可能也分享了焦點重音，而加入對比焦點重音後（如 (38b)），句子焦點重音可以落到位於動詞短語「吃牛肉麵」外的「他」上。

(38) a. 他只吃牛肉麵。

b. 他只吃牛肉麵，我只吃燴飯。

關於對比焦點重音、結構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之間的交互作用，文獻中有很多討論，如 Jackendoff (1972)，呂叔湘 (1985)，Truckenbrodt (1995)，Zubizarreta (1998)，Kratzer & Selkirk (2007)，Katz & Selkirk (2011)，Fanselow & Lenertová (2011)，Bürning (2013)，馮勝利 (2001, 2013)，李豔惠、馮勝利 (2015)，蔡維天 (2015)，蔡維天、李宗憲 (2016)，Feng (2015, 2017) 等。Zubizarreta (1998) 指出當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相互衝突時，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通過重音轉移 (stress shift)，將重音直接落在焦點重音處；一種是通過移位，將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合二為一。汪昌松 (2017) 採用後者，只是「V 什麼 NP」結構沒有運用移位，而是運用重新分析來將兩者合二為一。

倘若沒有焦點詞，我們也可以在韻律上直接給句內的某個成分加載詞彙／對比焦點重音，從而觸發對比意（Halliday 1967a；Jackendoff 1972；馮勝利 2013；Feng 2017），如 (39)。理論上，對比焦點重音可以給句中每個成分添加重音並將之凸顯，當然某些特別虛化的功能性成分除外，如所有格標記 *of*、冠詞 *a/an/the*、複數標記 *-s/es* 等 (Jackendoff 1972; Selkirk 1996)。漢語亦是如此（劉丹青、徐烈炯 1998；Xu 2004；馮勝利 2013；Feng 2017）。Xu (2004: 296-298) 指出漢語中的詞彙焦點重音是句法重音的一種補充手段。馮勝利 (2013) 指出，在沒有詞彙焦點重音的情況下，(40a) 的核心重音應落在「喜歡」上，這是因為「他」是代詞，不能承載重音。在引入詞彙焦點重音後，(40a) 中承載核心重音的「喜歡」被「我」所負載的詞彙焦點重音所抑制，(40b) 中詞彙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相重合，都落到了「喜歡」上，故而不存在重音衝突，(40c) 的「他」是代詞，在正常情況下，它不能承載核心重音，但是由於詞彙焦點重音的作用，抑制住「喜歡」的核心重音，並將焦點重音改落到「他」上。此處詞彙／對比焦點重音都會觸發對比意，如 (40) 中括弧中內容。

(39) a. **Max** can avoid buying cars.

b. Max **can** avoid seeing cars.

c. Max can **avoid** seeing cars.

d. Max can avoid **seeing** cars.

e. Max can avoid seeing **cars**.

(40) a. 我喜歡他。(是我，不是別人)

b. 我喜歡他。(不是恨他)

c. 我喜歡他。(是他，不是別人) (馮勝利 2013：63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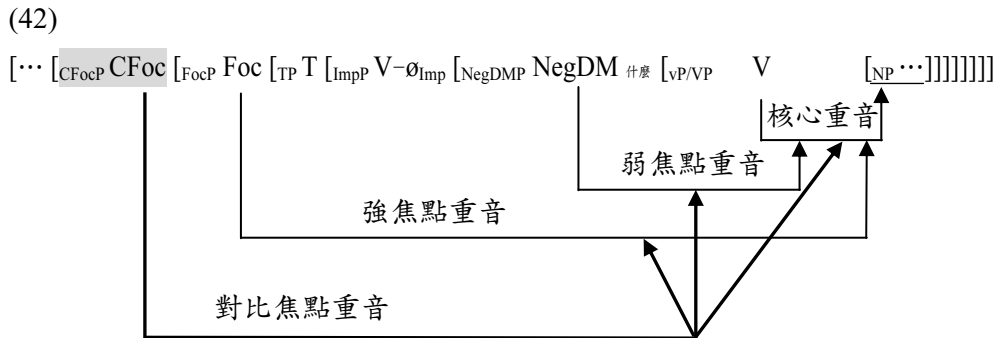
對比焦點重音對結構焦點重音的制約作用，可見呂叔湘 (1985: 246) 所言「否定句也常常有一個否定的焦點。這個焦點一般是末了一個成分，即句末重音所在（即除去語助詞，人稱代詞等）。但如果前邊有對比重音，否定的焦點就移到這個重音所在。」其例句如 (41)。由此來看，對比焦點重音對結構焦點重音也會產生抑制作用。

(41) a. 我沒問他的經歷。(只談了現在的情況)

b. 我沒問他的詳細經歷。(只知道他在農村裡待過)

- c. 我沒問他的經歷。(是他自己告訴我的)  
 d. 我沒特地問他的經歷。(是談情況時透露的) (呂叔湘 1985: 247)

鑒於以上討論，我們在 (37) 中加入對比焦點，它不僅會抑制弱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也會抑制強焦點重音，如 (42) 所示。



根據 (42)，我們繼續討論第一種情況。為什麼在加入「還」以後，不合法的句子都變合法了？如 (32) 和 (29)，這裡將之重新編為 (43) 和 (44)。我們認為這也與「還」引出的焦點重音有關。假設「還」帶有對比焦點重音，它就可以直接抑制「什麼」所帶的低位焦點重音與「香煙啤酒礦泉水」所帶的核心重音，並取消低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之間的衝突。如此，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便無需重新分析，也不存在 NP 複雜度限制，如 (44a, b) 所示。反過來，如果句中沒有「還」，如 (43a, b)，則「什麼」的弱焦點重音與「香煙啤酒礦泉水」的核心重音會相互衝突並無法調和，因為後者為 &P，無法與「什麼」進行重新分析，故而句子不合法。

- (43) a.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礦泉水]?!  
 b.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和礦泉水]?! (= (32))  
 (44) a.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還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礦泉水]?!  
 b. 車廂裡人擠人，你們還賣什麼 [<sub>&P</sub> 香煙啤酒和礦泉水]?! (= (29))

問題是，(44a, b) 中的「還」是否真的如我們假設的一樣承載了對比焦點重音？與 (34) 中的「在食堂」一樣，我們也對「還」做了個案測試。為了和 (34a) 中的地點狀語做對比，我們在句中引入了和 (34) 類似的句子，如 (45)。(46)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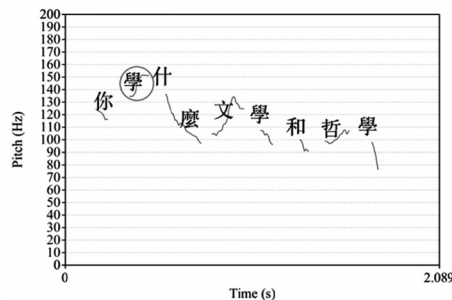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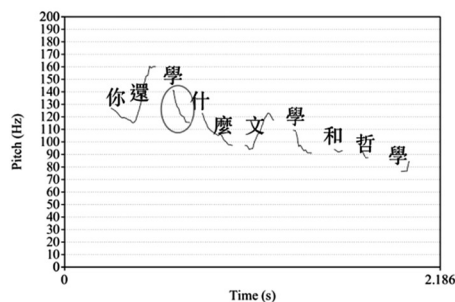
明，(45a) 中的動詞「學」的音高比 (45b) 中「學」的音高低，前者低於 140 Hz，如 (46a)，後者最高點達到 150Hz 以上，如 (46b)。(36a) 和 (46a) 中「學」的音高都比不帶地點狀語或「還」的 (36b) 和 (46b) 中「學」的音高要低，這可能都受到焦點重音的擠壓作用。此外，靳璋、汪昌松 (2018) 的韻律實驗進一步驗證了否定道義模態句「V 什麼 NP」結構中的「還」和地點狀語帶有焦點屬性。限於篇幅，在此不贅述。

(45) a. 你還學什麼文學和哲學？！

b. \*你學什麼文學和哲學？！

(46) a.

b.



#### (四) 「V 什麼 NP」結構中的對比焦點重音是如何實現的？

承前所述，我們認為 (33b) 中的「張三買的」和 (34a) 中的「在食堂」承載對比焦點重音，因為它們不是結構焦點，不會承載結構焦點重音。但是 (31) 中「還」的屬性則沒有「張三買的」和「在食堂」那麼清楚：「還」到底是一個結構焦點詞，攜帶結構焦點重音，還是在語音層被加載了對比焦點重音？如果是前者，「還」就會與「別、不要、只、不」一樣，被分析為一個結構焦點詞。如果「還」真是一個結構焦點詞，在理論上就可能造成一個句子在句法層有兩個焦點短語投射的困境 (Rizzi 1997; Yang 2012)。此外，還會碰到經驗上的問題，如 (47)。(47a) 中有個焦點標記「只」，(47b) 中的「什麼」只能作疑問解而不能作否定道義模態解。<sup>27</sup> 這可能是源於「只」和「什麼」兩個結構焦點短語之間的衝突，因為一個是低位焦點，一個是高位焦點。然而 (47c) 中的「什麼」既可作祈使解，又可作疑問解，從這個角度來看，「還」應當不是一個句法上的焦點，否則 (47c) 會因

<sup>27</sup> 為何 (47b, c) 可解作疑問意，參見 Wang (2017) 的相關討論。

為句中出現兩個結構焦點短語而使得句子不合法。(47c) 的合法也說明「還」不是一個結構焦點詞，而是在語音層面被賦予了對比焦點重音。

- (47) a. 你只看卡通書。  
 b. 你只看什麼卡通書？(！) ( <sup>X</sup>祈使, <sup>✓</sup>疑問 )  
 c. 你還看什麼卡通書？(！) ( <sup>✓</sup>祈使, <sup>✓</sup>疑問 )

有趣的是，「還」與地點狀語可在「V 什麼 NP」結構中共現，如 (48)，只是其先後位置不同：(48a) 中「還」在「在宿舍」之前，(48b) 則反之。隨著位置不同，其語意也有所不同，前者更凸顯「還」，而後者更凸顯「在宿舍」，並觸發其相應的對比意。假設 (48a, b) 中「還」的語意不變，為結構焦點詞，其位置應當是固定的，其相應句意也應當不變，然而二句的語意卻並不相同。相反地，如果我們假設 (48a, b) 的不同是由於對比焦點重音的作用，則比較好解釋：(48a) 中「還」加載了對比焦點重音，而 (48b) 中「在宿舍」加載了對比焦點重音，從而觸發了不同的對比意。

- (48) a. ( 都什麼時候了, ) 你還在宿舍改什麼論文和書稿？！  
 b. 你在宿舍還改什麼論文和書稿？！( 你應該好好休閒！ )

假設對比焦點重音落到「還」(如 (31))、「張三買的」(如 (33b))、「在食堂」(如 (34a)) 上的話，還有個問題尚待解釋：為何三句中，對比焦點重音只會落到「還」、「張三買的」和「在食堂」上，而不會落到句中其他成分(如主語「你」)上？因為相對說來，句中大部分非功能性成分都可以承載對比焦點重音(參見第五(三)節的討論)。

這個問題有三種可能的答案：一，對比語意的需要。引入對比重音的目的就是為了凸顯該成分，而 (33b, 34a) 中「張三買的、在食堂」就是該類句中需要強調的成分，而 (31) 中的「還」容易承載對比焦點重音是源自於「還」自身的語意。二，結構上的原因，即對比焦點重音在對比語意許可的範圍內，一般會優先考慮那些結構上容易承載重音的成分。根據徐杰、李英哲 (1993: 83) 的「焦點選擇序列」，如 (49)，在沒有出現「是、連、就、才」等詞的情況下，修飾語更容易承載焦點重音(徐杰 2001；蔡維天 2015: 107-108)。因為 (33b, 34a) 中「張三買的、在食堂」分別是名詞「蘋果」和動詞「學」的修飾語，故而較易承載對比焦點

重音。同樣我們可以將「還」看成動詞短語的修飾語，因此容易承載重音。三，源於語言處理 (language processing) 現實選擇的需要。因為這些句中的「V 什麼 NP」都承載了重音，只剩下「你」和「還、張三買的、在食堂」沒有承載重音。我們知道引入對比焦點重音的目的是為了在語意上凸顯某個成分。如按照汪昌松 (2017) 的分析，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結構是祈使句的話，「你」是話語中的參與人，屬已知信息，故而對比焦點重音一般不會落到「你」上，否則句子會不自然，如 (50) 所示。這樣要想解除 (31, 33b, 34a) 中弱焦點重音與核心重音之間的矛盾，就得引入對比焦點重音，因為主語「你」的可能性被排除，對比焦點重音自然地就落到了「還、張三買的、在食堂」等成分上。

(49) 焦點選擇序列：

「是」強調的成分→「連／就／才」強調的成分→數量成分→

「把」字賓語→其他修飾語→中心成分→話題成分

(徐杰、李英哲 1993：83(18))

(50) a. #你還學什麼文學和哲學？！

b. #你在食堂學什麼文學和哲學？！

由此，我們認為核心重音、結構焦點重音和對比焦點重音的強弱可用 (51) 來表示。

(51) 對比焦點重音 > 強／高位焦點重音 > 弱／低位焦點重音 > 核心重音

## 六、相關討論

### (一) 焦點重音的強弱在聲學參數上有所體現嗎？

審查人問：焦點重音的強弱應該由什麼樣的聲學參數來定義？是否但凡低位焦點，一律只能帶弱焦點重音？是否但凡高位焦點，一律只能帶強焦點重音？其中的理據是什麼？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強焦點重音和弱焦點重音只是一個理論假設，焦點重音的強弱是從句法結構位置和對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兩方面來界定的。強焦點重音源自於位於 TP 之上的高位焦點短語，它可以直接抑制住核心重音，而

弱焦點重音源自於位於 TP 之下、vP/VP 之上的低位焦點短語，它不能直接抑制住核心重音，而必須與之妥協。強焦點重音和弱焦點重音在聲學或韻律表現上並無差異，都表現為焦點的相關聲學特性而已。就目前文獻，我們無法從聲學特徵上來區分強焦點重音與弱焦點重音。這與先前文獻中提到的核心重音類似，它只是一種理論假設，雖然它是常規信息焦點，但在聲學上並不一定表現出焦點的某些特性。這些都有待更多的韻律實驗來進一步驗證。

## (二)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是否屬漢語獨有？

本文提出的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是否屬漢語獨有，還是也適用其他語言？目前文獻對高、低位焦點討論很多，「V 什麼 NP」結構也具有跨語言性，普遍存在於德語、義大利語、匈牙利語、日語、俄語等語言中 (Ochi 2004, 2014; Yang 2014, 2016; Miyagawa 2017)，如 (52) 所示。其中疑問詞 *was, cosa, mit, nani* 雖是疑問用法，但問的卻不是字面的「什麼」意，而是表反詰的「為什麼」意，帶有「埋怨」、「不贊同」等語意，與本文討論的「什麼」類似。但是，目前未見文獻指出該類結構中 NP 存在複雜度限制，就 (52) 來說，其中疑問詞都多以光桿形式出現，其後並未出現 NP。更未見文獻討論高位焦點重音和低位焦點重音。因此，本文的高低位焦點重音假設在其他語言中的適用性還有待進一步考察，我們的分析或許可以為其他語言中的類似結構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 (52) a. Was schläfst du so lange? (德語)  
 WHAT sleep you so long  
 ‘Why are you sleeping so long?’
- b. Cosa ridi? (義大利語)  
 WHAT laugh  
 ‘Why do you laugh?’
- c. Mit ulsz itt? (匈牙利語)  
 WHAT sit-2sg here  
 ‘Why are you sitting here?’
- d. John-wa nani-o awateteriu no? (日語)  
 John-Top what-Acc panicking Q  
 ‘Why is John panicking?’ (Ochi 2004: 33 (14, 15); Endo 2015: 225 (12))

### (三) 為何本文的解救方案只適用於 &P 而不適用於 NumP/DP/Pron ?

本文指出，地點狀語和副詞「還」具有對比焦點屬性，能夠抑制低位焦點「什麼」和 NP 之間的衝突。問題是，為何在出現了地點狀語或副詞「還」的情況下，「V 什麼 DP」、「V 什麼 NumP」、「V 什麼人稱代詞」仍然難以成立？如 (53, 54) 就不合法。

- (53) a. \*你在食堂看什麼那本書？  
 b. \*你在西餐廳吃什麼三碗麵？  
 c. \*你在教室想什麼她？
- (54) a. \*你還看什麼那本書？  
 b. \*你還吃什麼三碗麵？  
 c. \*你還想什麼她？

首先來看「V 什麼 DP」、「V 什麼 NumP」中的限制條件為何無法解除。&P 和 NumP/DP 都是比 NP 複雜的結構，為什麼「還」和地點狀語可以解除前者限制，卻不能解除後者（如 (53, 54)）？我們認為這應與 &P 的特性有關。

以下分兩步來說明。第一步是重新分析中的複雜度限制。按照汪昌松 (2017) 的分析，重新分析也是有限制的，即與「什麼」進行重新分析的成分的結構不能太複雜。前述的並列 NP（如 (29a, 34a)）雖然在句法結構上是一個 &P，和 NumP/DP 一樣，都比 NP 複雜，但是根據現有研究（如 Zhang 2009），&P 自身並無語類特徵，&P 的語類屬性只能從並列成分中的外並列項 (external conjunct) 獲得。這樣如果並列項是 NP，則該 &P 在語類上應仍是 NP。如此看來，當「V 什麼 NP」中的 NP 是 &P 時，它仍有些許可能與「什麼」進行重新分析。而 NumP/DP 都不再是 NP，故而與「什麼」的重新分析絕無可能。

第二步是對比焦點重音（如前述的「還」和地點狀語所攜帶的詞彙重音）對弱焦點重音的調節作用也是有限度和邊界的，它不能使完全不能重新分析的成分（如 NumP/DP）變得可以重新分析，如 (53, 54)，而只能使那些可能進行重新分析的成分做出重新分析，如由 NP 構成的 &P（如 (29a, 34a)），或可能分析為 NP 的 DP（如 (33a, b)）。換言之，重新分析是第一步，若無任何重新分析的可能，句子推導就失敗了，對比焦點重音也不能強制這些不能重新分析的成分進行重新分析。總



言之，韻律操作只能將那些尚未「死去」的句子挽救回來，而不能讓已經「死去」的句子起死回生。

## 七、結論

本文從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和「不要／別 V NP」在 NP 複雜度限制上表現的差異出發來考察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的交互關係。本文提出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NP」中「什麼」應分析成低位焦點，它區別於以顯性焦點詞（如「別、不要、不、只」）為代表的高位焦點。此外，我們提出低位焦點詞帶有的焦點重音較弱，而高位焦點詞帶有的焦點重音較強。以「什麼」所帶的低位焦點重音和「別、不要、不、只」為代表的高位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都有抑制作用，但因為「什麼」所帶的焦點重音比較弱，它只能與承載核心重音的 NP 一起進行重新分析形成「什麼 NP」以共同接受「什麼」所帶的弱焦點重音，這個要求會對 NP 的複雜度產生限制；與之不同的是，高位焦點重音比較強，對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也比較強，它無需與承載核心重音的 NP 發生重新分析，不會對 NP 的複雜度產生限制。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提出對比焦點重音對高、低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都存在抑制作用：對比焦點重音可以直接抑制高位焦點重音和核心重音；對比焦點重音可以取消低位焦點重音對核心重音的抑制作用，並解除 NP 複雜度限制。最後，我們指出對比焦點重音的抑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它只能對那些有可能進行重新分析的成分（如 &P）進行運作，使得這些不合法的句子變得合法。

（責任校對：李育憬）

## 引用書目

- 丁 仁 Ting Jen, 〈領屬者提升、左緣限制與漢語多重主語句之衍生〉“Lingshuzhe tisheng, zuoyuan xianzhi yu Hanyu duochong zhuyuju zhi yansheng”, 《語言學論叢》*Yuyanxue luncong*, 39, 北京 Beijing: 2009, 頁 340-359。
- 玄 玥 Xuan Yue, 〈描述性狀中結構作謂語的自然焦點〉“Miaoshuxing zhuangzhong jiegou zuo weiyu de ziran jiaodian”, 《世界漢語教學》*Shijie Hanyu jiaoxue*, 3, 北京 Beijing: 2007, 頁 64-78。
- 朱德熙 Zhu Dexi, 《語法講義》*Yufa jiangyi*,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82。
- 李豔惠 Yen-hui Audrey Li、馮勝利 Feng Shengli, 〈一字省略的韻律條件〉“Yi zhi shengluo de yunlü tiaojian”, 《語言科學》*Yuyan kexue*, 1, 徐州 Xuzhou: 2015, 頁 1-12。
- 呂叔湘 Lü Shuxiang, 〈疑問·否定·肯定〉“Yiwen, fouding, kending”,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4, 北京 Beijing: 1985, 頁 241-250。
- \_\_\_\_\_, 《呂叔湘文集》*Lü Shuxiang wenji* 第 3 卷,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92, 〈近代漢語指代詞〉“Jindai Hanyu zhidaici”, 頁 1-406。
- 汪昌松 Wang Changsong, 〈韻律句法交互作用下的漢語非典型疑問詞研究——以「V 什麼(V)/(NP)」中的「什麼」為例〉“Yunlü jufa jiaohu zuoyong xia de Hanyu fei dianxing yiwenci yanjiu: yi ‘V shenme (V)/(NP)’ zhong de ‘shenme’ weili”, 《韻律語法研究》*Yunlü yufa yanjiu*, 2.1, 北京 Beijing: 2017, 頁 73-100。
- 邵敬敏 Shao Jingmin、趙秀鳳 Zhao Xiufeng, 〈「什麼」非疑問用法研究〉“‘Shenme’ fei yiwen yongfa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北京 Beijing: 1989, 頁 26-40。
- 林 燾 Lin Tao、王理嘉 Wang Lijia, 《語音學教程》*Yuyinxue jiaocheng*,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2。
- 馬秋武 Ma Qiuwu, 〈漢語語調焦點重音的韻律實現方式與類型〉“Hanyu yudiao jiaodian zhongyin de yunlü shixian fangshi yu leixing”, 《韻律語法研究》*Yunlü yufa yanjiu*, 2.1, 北京 Beijing: 2017, 頁 32-72。
- 時秀娟 Shi Xiujian, 〈「不」字句否定焦點的韻律表現〉“‘Bu’ ziju fouding jiaodian de yunlü biaoqian”, 《南開語言學刊》*Nankai yuyan xuekan*, 3, 天津 Tianjin: 2018, 頁 86-96。

- 徐 杰 Xu Jie, 《普遍語法與漢語語法現象》 *Pubian yufa yu Hanyu yufa xianxiang*,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1。
- 徐 杰 Xu Jie、李英哲 Li Ying-che, 〈焦點和兩個非線性語法範疇:「否定」、「疑問」〉“Jiaodian he liangge fei xianxing yufa fanchou: ‘fouding,’ ‘yiwen’”,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2, 北京 Beijing: 1993, 頁 81-92。
- 馮勝利 Feng Shengli, 〈「寫毛筆」與韻律促發的動詞併入〉“‘Xie maobi’ yu yunlü cufa de dongci bingru”, 《語言教學與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北京 Beijing: 2000, 頁 25-31。
- \_\_\_\_\_, 《漢語韻律句法學》(增訂版) *Hanyu yunlü jufaxue (zengdingban)*,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3。
- 靳 瑋 Chin Wei、汪昌松 Wang Changsong, 〈表否定道義模態意的「V 什麼 V/NP」結構的韻律實驗研究〉“Biao fouding daoyi motaiyi de ‘V shenme V/NP’ jiegou de yunlü shiyan yanjiu”, 復旦大學 Fudan daxue 主辦, 「第五屆韻律語法研究國際研討會」“Diwujie yunlü yufa yanjiu guoji yantaohui”, 上海 Shanghai: 2018 年 7 月 14-15 日。
- 楊 洋 Yang Yang、蔡維天 Dylan Wei-tien Tsai, 〈念力轉移的韻律語法及實驗研究〉“Nianli zhuanyi de yunlü yufa ji shiyan yanjiu”, 《世界漢語教學》 *Shijie Hanyu jiaoxue*, 1, 2019, 頁 20-30。
- 蔡維天 Wei-tien Dylan Tsai, 〈從「這話從何說起?」說起〉“Cong ‘zhe hua conghe shuoqi?’ shuoqi”, 《語言學論叢》 *Yuyanxue luncong*, 43,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194-208。
- \_\_\_\_\_, 〈論句調重音對語法詮釋機制的影響〉“Lun judiao zhongyin dui yufa quanshi jizhi de yingxiang”, 收入馮勝利 Feng Shengli 主編, 《漢語韻律語法新探》 *Hanyu yunlü yufa xintan*,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5, 頁 97-111。
- 蔡維天 Wei-tien Dylan Tsai、李宗憲 Li Zongxian, 〈談漢語焦點的韻律機制——句法韻律接口的個案研究〉“Tan Hanyu jiaodian de yunlü jizhi: jufa yunlü jiekou de ge’an yanjiu”, 收入馮勝利 Feng Shengli 主編, 《韻律研究》 *Yunlü yanjiu* 第 1 輯, 北京 Beijing: 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2016, 頁 98-112。
- 鄧思穎 Tang Sze-wing, 《漢語形式句法學》 *Hanyu xingshi jufaxue*, 上海 Shanghai: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2011。
- 劉丹青 Liu Danqing、徐烈炯 Xu Liejiong, 〈焦點與背景、話題及漢語「連」字句〉“Jiaodian yu beijing, huati ji Hanyu ‘lian’ ziju”,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4, 北京 Beijing: 1998, 頁 243-252。
- Abney, Steven.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89.

- Arregi, Karlos. "Focus Projection Theories," in Caroline Féry and Shinichiro Ishiha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85-202.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642670.013.005
- Badan, Linda and Francesca Del Gobbo. "The Even-construction and the Low Periphery in Mandarin Chinese," in Wei-tien Dylan Tsai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3-74.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0210687.003.0002
- Belletti, Adriana. "Aspects of the Low IP Area," in Luigi Rizzi (ed.), *The Structure of CP and I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51.
- Bürning, Daniel. *Intonation and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_\_\_\_\_. "Syntax,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Prosody," in Marcel den Dikk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60-895. doi: 10.1017/CBO9780511804571.029
- Chao Yue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Chen, Matthew. "The Syntax of Xiamen Tone Sandhi," *Phonology Yearbook*, 4, 1987, pp. 109-150. doi: 10.1017/S0952675700000798
- Cheng, Lisa Lai-shen.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91.
- Cheng, Lisa Lai-shen, Yang Yang and Stella Gryllia. "Prosodic Clause Typing in Mandarin,"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on Current Issues in Chinese Prosodic Syntax," 27-28 May 201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omsky, Noam. "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Roman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ed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Presented to Shiro Hattor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Tokyo: TEC Corporation, 1970, pp. 52-91. doi: 10.1515/9783110814231.62
- Cinque, Guglielmo.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24.2, 1993, pp. 239-297.
- Collins, Chirs and Paul Postal. *Classical Neg Raising: An Essay on the Syntax of Neg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 Endo, Yoshio. "Two ReasonPs: What are\*(n't) You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 Ur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20-231.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0210588.003.0012
- Fanselow, Gisbert and Denisa Lenertová. "Left Peripheral Focus: Mismatches between Syntax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9, 2011, pp. 169-209. doi: 10.1007/s11049-010-9109-x

- Feng Shengli. "A Cartographical Account of Prosodic-Blocking and Prosodic-Activating Effect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yntactic Cartography, 2015," 6-7 December 2015,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_\_\_\_\_. "A Cartographical Account of Prosodic Syntax in Chinese," in Si Fuzhen (ed.), *Studies in Cartographic Syntax*.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ublication, 2017, pp. 105-133.
- \_\_\_\_\_.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PP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41.6, 2003, pp. 1085-1122. doi: 10.1515/ling.2003.035
- \_\_\_\_\_. "Sizi geyan (Four Character Maxims)," in Rint Sybesman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eiden: Brill, 2016, pp. 138-143.
- Gussenhoven, Carlos. "Focus, Mode and the Nucleu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 1983, pp. 377-417. doi: 10.1017/S0022226700007799
- Haegeman, Liliane. *The Syntax of Ne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alliday, 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Intonation and Grammar in British English*. The Hague: Mouton, 1967a.
- \_\_\_\_\_.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2,"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1967b, pp. 199-244.
- Hole, Daniel. *Focus and Background Marking in Mandarin Chinese: System and Theory Behind Cai, Jiu, Dou and Y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 \_\_\_\_\_.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in Manfred Krifka and Renate Musan (eds.), *The Expression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2, pp. 45-70. doi: 10.1515/9783110261608.45
- Hu Fang. "A Prosodic Analysis of *wh*-words in Standard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Speech Prosody 2002," 11-13 April 2002, France: Aix-en-Provence.
- Huang Aijun. "Insignificance is Significant-Interpretation of the *wh*-pronoun *shenme* 'what'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1, 2013, pp. 1-45.
- Huang, C.-T. James. "The Distribution of Negative NPs and Some Typological Correlates," in Yen-hui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Functional Structure(s),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262-280.
- \_\_\_\_\_.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82.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Ishihara, Shinichiro. "Intonation and Interface Conditions,"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2003.

- Jackendoff, Ray.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 Katz, Jonah and Elisabeth Selkirk. "Contrastive Focus vs. Discourse-new: Evidence from Prosodic Prominence in English," *Language*, 87.4, 2011, pp. 771-816. doi: 10.1353/lan.2011.0076
- Kiss, É. Katalin. "Identificational Focus versus Information Focus," *Language*, 74.2, 1998, pp. 245-273. doi: 10.2307/417867
- Kratzer, Angelika and Elisabeth Selkirk. "Phase Theory and Prosodic Spell-out: Case of Verbs," *Linguistic Review*, 24, 2007, pp. 93-135. doi: 10.1515/TLR.2007.005
- Krifka, Manfred. "Basic Notions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Acta Linguistica Hungarica*, 55, 2008, pp. 243-276. doi: 10.1556/ALing.55.2008.3-4.2
- Krifka, Manfred and Renate Musan. "Information Structure: Overview and Linguistic Issues," in Manfred Krifka and Renate Musan (eds.), *The Expression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2, pp. 1-43. doi: 10.1515/9783110261608.1
- Kurafuji, Takeo. "Case-checking of Accusative *wh*-adjunct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1, 1997, pp. 253-271.
- Lambrecht, Knud.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iu Fang and Xu Yi. "Parallel Encoding of Focus and Interrogative Meaning in Mandarin Intonation," *Phonetica*, 62, 2005, pp. 70-87. doi: 10.1159/000090090
- Longobardi, Giuseppe.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25, 1994, pp. 609-666.
- Miyagawa, Shigeru. *Agreement Beyond Ph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
- Molnár, Valéria. "On Different Kinds of Contrast," in Valéria Molnár and Susanne Winkler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Focu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6, pp. 197-233. doi: 10.1515/9783110922011.197
- Ochi, Masao. "How Come and Other Adjunct *wh*-phras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1, 2004, pp. 29-57.
- \_\_\_\_\_. "*Wh*-adjuncts, Left Periphery, and *wh*-in-situ," in Yen-hui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Wei-tien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401-428.
- Ouhalla, Jamal.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Parametric Varia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Partee, Barbara. "On the 'Scope of Negation' and Polarity Sensitivity," in E. Hajičová (e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Description*. Dordrecht: Kluwer, 1993, pp. 1-18.

- Paul, Waltraud. "Low IP and Left Periphery in Mandarin Chines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Vincennes*, 33, 2005, pp. 111-134.
- Postal, Paul M. "On So-called 'Pronouns' in English," in David Reibel and Sanford Schane (eds.), *Modern Readings in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pp. 201-224.
-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and Jan Svartvik.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85.
- Reinhart, Tanya. *Interface Strategies: Optimal and Costly Comput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 Repp, Sophie. "Contrast: Dissecting an Elusive Information-structural Notion and Its Role in Grammar," in Caroline Féry and Shinichiro Ishiha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70-289. doi: 10.1016/j.lingua.2009.04.006
- Rizzi, Luigi.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1997, pp. 281-337.
- Rizzi, Luigi and Giuliano Bocci. "Left Periphery of the Clause: Primarily Illustrated for Italian," in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second edition), vol. 4.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pp. 2171-2200. doi: 10.1002/9781118358733.wbsyncom104
- Rooth, Mats. "Alternative Semantics," in Caroline Féry and Shinichiro Ishiha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9-40.
- \_\_\_\_\_.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 1992, pp. 75-116. doi: 10.1007/BF0234261
- Ross, John R.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67.
- Samek-Lodovici, Vieri. "Constraint Conflict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Caroline Féry and Shinichiro Ishiha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23-206.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642670.013.27
- \_\_\_\_\_. *The Interaction of Focus, Givenness, and Prosody: A Study of Italian Clause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elkirk, Elisabeth. "The Prosodic Structure of Function Words," in James L. Morgan and Katherine Demuth (eds.), *Signal to Syntax: Bootstrapping from Speech to Grammar in Early Acquisi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pp. 187-214.

- \_\_\_\_\_. "The Syntax-phonology Interface," in John A. Goldsmith, Jason Riggle, and Alan C. L. Yu (eds.),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2011, pp. 435-484.
- \_\_\_\_\_. *Syntax and Phonology: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 Shen, Susan Xiao-nan. *The Prosody of Mandari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Shlonsky, Ur. *Clause Structure and Word Order in Hebrew and Arabic: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emitic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yu Shu-ing.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5.
- \_\_\_\_\_. "Topic and Focus," in C.-T. James Huang, Yen-hui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100-125.
- Shyu Shu-ing and Tung Tsung-lin. "Mandarin *wh*-phrases and Prosody,"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on Current Issues in Chinese Prosodic Syntax," 27-28 May 201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impson, Andrew. "Definiteness Agreement and the Chinese DP,"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 2001, pp. 125-156.
- Truckenbrodt, Hubert. "An Analysis of Prosodic F-effects in Interrogatives: Prosody, Syntax and Semantics," *Lingua*, 124, 2013, pp. 131-175. doi: 10.1016/j.lingua.2012.06.003
- \_\_\_\_\_. "Phonological Phrases: Their Relation to Syntax, Focus and Prominence,"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95.
- \_\_\_\_\_.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yntactic Phrases and Phonological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30, 1999, pp. 219-256. doi: 10.1162/002438999554048
- \_\_\_\_\_. "The Syntax-phonology Interface," in Paul de Lac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35-456.
- Tsai, Wei-tien Dylan.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Focus Movement and Light Verb Syntax," in C.-T. James Huang and Liu Fenghsi (eds.), *Peaches and Plum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4, pp. 203-226.
- \_\_\_\_\_. "A Tale of Two Peripher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dverbials, Light Verbs, Applicatives and Object Fronting," in Wei-tien Dylan Tsai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a, pp. 1-32.
- \_\_\_\_\_. "On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Modals," in Ur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b, pp. 275-294.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0210588.003.0015



- Wang Bei, Xu Yi, and Ding Qifan. "Interactive Prosodic Marking of Focus, Boundary and Newness in Mandarin," *Phonetica*, 75.1, 2018, pp. 24-56. doi: 10.1159/000453082
- Wang Changsong. "On the Hierarchies and Interaction of Focus Phrases in Chinese: A Syntax-prosody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yntactic Cartography (IWSC-2017)," 28-29 October 2017,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_\_\_\_\_. "A Neg-raising Analysis of Sentences with Insignificance *shenme*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IACL 24," 17-19 July 2016,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Xu Liejiong. "Manifestation of Information Focus," *Lingua*, 114, 2004, pp. 277-299. doi: 10.1016/S0024-3841(03)00031-7
- Xu Yi. "Effects of Tone and Focus on the Formation and Alignment of  $f_0$  Contours," *Journal of Phonetics*, 27, 1999, pp. 55-105. doi: 10.1006/jpho.1999.0086
- Xu Yi, Chen Szu-wei, and Wang Bei. "Prosodic Focus with and without Post-focus Compression: A Typological Divide within the Same Language Family?," *The Linguistic Review*, 29.1, 2012, pp. 131-147. doi: 10.1515/tlr-2012-0006
- Yang, Barry Chung-yu.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wh*-construal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1, 2012, pp. 43-87.
- \_\_\_\_\_. "Shenme gen shenme 'What and Wha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 Semantics (FOSS-10)," 22-23 November 2014, Kinmen: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 \_\_\_\_\_. "Two Types of Sentence-final Adjunct WHA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2-4 December 2016,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 Zeijlstra, Hedde. "Negation and Negative Polarity," in Marcel den Dikk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93-826.
- Zhang, Niina Ning. *Coordination in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Zubizarreta, Maria Luisa. "Nuclear Stress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Caroline Féry and Shinichiro Ishiha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65-184.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642670.013.008
- \_\_\_\_\_. *Prosody, Focus, and Word Ord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 \_\_\_\_\_. "The Syntax and Prosody of Focus: The Bantu-Italian Connection," *Iberia*, 2.1, 2010, pp. 131-168.

## When Focus Stress Meets Nucleus Stress: A Case Study of the Negative Deontic ‘V *Shenme* NP’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Wang Chang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swang@bit.edu.cn

**Chi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erachinbeijing@kimo.com

###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grammaticality variation with the size of NPs in the Mandarin ‘V *shenme* NP’ construction with negative deontic meaning from the syntax-prosody interface. We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tresses and propose the following: (a) low focus phrases, headed by *shenme* 什麼, and high focus phrases, headed by *bie* 別/*buyao* 不要/*bu* 不/*zhi* 只, must be distinguished; (b) different stress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irst, it is argued that a low focus marker, i.e. *shenme*, bears a weak focus stress, and a high focus marker, i.e. *bie/buyao/bu/zhi*, bears a strong focus stress. Being relatively weak in nature, a weak focus stress assigned on *shenme* cannot override the nucleus stress assigned on the NP. Instead, it must compromise with the nucleus stress on the NP, resulting in the re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which in turn bars the size of NPs from being projected into a more complex structure than NP. No such size restriction is found in a high focus phrase, as *bie/buyao*, being relatively strong in stress, can directly override the nucleus stress on the NP. Second, a contrastive focus stress, assumed to be the strongest, can directly override either a strong focus stress or a weak focus stress; moreover, it can cancel the NP size restriction in the ‘V *shenme* NP’ construction. This contrastive focus stress, as assigned on an adverb *hai* 還 or a locative phrase as *zai shitang* 在食堂 ‘in the cafeteria’, is assumed to be assigned at the phonological/lexical level. Finally, the constraints on the contrastive focus’s cancellation of the weak focus stress are discussed.

---

**Key words:** V *shenme* NP, high focus (stress), low focus (stress), nucleus stress, contrastive focus (stress)

(收稿日期：2018. 8. 10；修正稿日期：2018. 9. 24；通過刊登日期：2018. 11. 28)

